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日下舊聞考卷一百五十六

存疑二

原 龍頭觀龍頭懸三牙戲刻曰建隆元年 金臺集

臣等謹按龍頭觀元果囉洛納延有詩則此觀元時尚存但考元一統志及析津志俱不載蓋其後已就圮廢耳

原 果囉洛納延龍頭觀詩 仙館紅塵外龍頭得借看開函雲氣濕近席雨聲寒碧血凝螺黛香涎通麝檀牙

欽認題字猶是建隆刊　金臺集

原至元十一年十二月賜太一真人李居壽第一區仍賜額曰太一廣福萬壽宮　元史世祖紀

臣等謹按太一廣福萬壽宮今無考

原至元十一年建太一宮于兩京命李居壽居之領祠事且禋祀六丁以繼太保劉秉忠之術　元史釋老傳

補真常真人李居壽台赴闕下特旨于奉先坊創太一廣福萬壽宮中建齋壇繼太保劉秉忠禋六丁神將歲給道衆粟帛有差　秋澗集

原王士熙留題太一宮作　石徑松花靜掩扉笑蓉秋

早蝶雙飛主人何處採芝去待到日斜猶未歸　皇元風雅

補王惲太一宮絶句　庭樹蕭蕭綠滿廊日長深鎖碧窻涼隔墻遥見秋來處一葉輕黄墮井牀　露濕庭松偃蓋青一聲幽磬隔疎櫺多應金簡朝元罷自炷爐香讀道經　秋澗集

原天歷二年十一月命道士建醮于玉虛天寶太一萬壽四宮　元史文宗紀

臣等謹按玉虛天寶太一萬壽四宮皆建自元時至明已廢惟元一統志載天寶宮原委甚悉仍録于後

原果雖洛納延玉虛宫詩　樓觀迴深巷松枝夾路低拾薪供早爨抱甕灌春畦經向琅函讀詩從古鼎題白鬚張道士送客過桃溪　金臺集

原李穀玉虛宫詩　金水河邉蓮欲花菖蒲菱芡漾迴沙醉來風弄浮萍影照見青天五色霞　李太史集

原鄭希誠居燕城天寶宫　元史釋老傳

補國朝之制凡為元教師者得在禁近號曰真人給以印章得行文書視官府而真大道教者則制封無憂普濟闡微洞明真君劉德化之所立也以弟子嗣守其業治大都南城天寶宫　道園學古録

增天寶宫在舊城春臺坊有制贈大道正宗四世稱號碑元貞元年翰林學士李謙撰御史中丞崔彧書又創

建天寶宮碑翰林直學士王之綱撰本宮提點陳德元等刻石 元一統志

增元李譔制贈大道正宗四世稱號碑略　大道之教行於世久矣清修寡欲譔畢自守力作而食無求于人得老氏立教之旨為多今嗣教宗主其傳蓋第八代自第五代入元朝皆賜號真人其四代宜追賜稱號如全真氏故事制可贈其始祖曰無憂普濟真人第二代曰大通演教真人第三代曰沖虛靜照真人第四代曰體玄妙行真人 同上

增元王之綱創建天寶宮碑略　聖天子踐阼之初詔贈大道四代祖師雅號元貞改元其嗣教崇玄廣化真人岳德文請于翰林學士李譔文諸翠琰而天寶興建之由未有紀述二年夏德文復請記于余按大道之教發源于無憂普濟真人劉君而大通演教陳君繼之大

通傳之沖虛靜照張君靜照傳之體元妙行毛君無憂之厥世也謂門弟子曰後五十年吾復來此及期而太玄鄭君方嗣體玄法識者謂無憂後身也自是其教日盛憲宗即位之四年特降璽書賜名真大道中宮賜之冠服主教三紀傳之通玄孫君通玄傳之順真李君崇玄接武于順真其為代凡八初太玄之主法席也歲在丁亥沖虛高弟劉希祥等市燕故都開陽里廢宇為焚修之所為殿為門像設儼然至元八年通元于琳宅之左創立殿五楹而又建層壇于中央啟三門于離位十年勅賜宮額曰天寶　同上

補馬祖常祠星天寶宮作　教命司諸席元辰集醮筵星君符介壽歲紀輯安躔炬焰天無夜熏焚樹有烟音如猴嶺上拜似竹宮前藥笈祥延世飈輪儼御仙日餘青煒接宵耀闕壇連象緯昭重潤齊明祝大年步虛垂珮響奠幣織文鮮誠感將馨祀神娛樂鼓淵藩隆歸帝胄手佑指農田　石田集

補袁桷次韻馬伯庸過天寶宮作 松竇碧雲深鶴歸人倦尋朝回香滿室祠罷月生襟白鳥分山影黄鸝轉樹陰小溪流不歇鳴咽似鳴琴 清容居士集

原都城南有道者居松鶴堂暇日同東平王繼學為避暑之遊因作聯句 石田集

原馬祖常王繼學松鶴堂聯句 偃雲聳層霄驚露落古雪虬枝喜垂澗鷺羽陋鳴垤蜡石千歲苓頂朱百齡血胎禽哺春巢孔脂凝沍節舞蓋竽籟喧啄粒苔蘚蟄玄玉薰麝堪碧腥謚鶵桀陟岳泰爵崇授甲衛軒劣沐髮豹霧深引吭鳳竹裂風馭八極小河舟三翼拙魯縞戛雛褫夏社挺鐵薛任重明堂材言歸華表别拳縮包胥立堅剛伯夷烈延世餌芳液頽步炷高潔作室擅茲美觀物入獨閒誓將束囊書從爾解佩玦 同上

增玉清觀在黃土坡南盡頭元一統志

臣等謹按黃土坡無考後條朱彝尊原書載趙復玉清觀碑略稱觀在甘泉坊按析津志有東甘泉坊西甘泉坊亦未詳為何地也

原趙復燕京玉清觀碑略 甘泉坊有東岳行祠燕有隱君子馬天麟斥地數畝薙草除穢售材陶甓創建玉清觀正殿四楹立元始像齋堂寢室庖湢疏井經理備具罔有闕遺 甘水仙源錄

朱彝尊原按元混一方輿勝覽所載尚有崇天壽聖壽陽高真延祥長生神保元禧丹陽太清洞神

時賜清微東華十四道觀

增長生觀長春邱仙翁門弟崇德宋真人所創建在舊都豐宜闕有崇德祠堂記長春宮元學講經宣義大師史志經撰元一統志

增長春宮之南有觀曰元禧昔開遠坊李忠道者嘗建長春真人堂于此以奉香火甲午夏忠道以地歸之真常李公乙未秋道衆雲集觀始創建真常公名以玄禧北平王粹記其本末云同上

增丹陽觀全真道士通元子劉君所建也通元子年二十餘辟王府參謀委任近密一日散財棄妻子修全真教所交遊達官貴人競施財物助之買地致材以建此觀至元十六年冬翰林學士王磐撰記同上

增洞神觀在舊城有虛舟老人太原李昺所撰記葆光大師谷神子所創建也葆光先就雲中拜長春為師傳法于圓明普照崇德宋真人其道行皆見於記至元十二年提點洞神觀事王志謙立石同上

增清微觀在甎樂院東同上

臣等謹按朱彝尊原按所引十四道觀惟長生元禧丹陽洞神清微五觀見元一統志餘俱不載更無可考矣

原正德四年二月以朝陽關外猫竹廠地給付大德元明宫初劉瑾奏請于朝陽關外作宫奉北極元帝祝延聖壽上旣賜之額而瑾復請猫竹廠空地以贍香火上復許之命工部為之履畝定界所謂猫竹廠者工部亦

無册籍可考軍民廬于其内因而開種遂為已業或從便營葬無慮千家皆責令改遷力能遷者無幾餘皆發毀暴露冤號之聲沸於郊外明武宗實錄

朱彝尊原按元明宫在朝陽關外新城築後其在城内城外父老無能言之者故附於此

原劉瑾既誅工部請以所占猫竹廠地并吞併民間房屋墳塋查還給主廠仍還本部堆放竹木明武宗實錄

原正德十六年八月工部左侍郎趙璜言劉瑾營造元

明宫侵發居民田冢甚多瑾既伏誅當遂還主乃為姦臣獻皇莊之說以蠱惑先帝及陛下登極之初有詔改正未幾又内傳仍舊臣等謂聖明在上豈有此事必太監王竚賈友仍持皇莊之邪說以誤陛下耳夫一莊之利甚微而皇言所係甚大今開詔未數月而遽更恐非示天下以信也宜以其地為戶部房屋歸本部改正拆毁其有原被侵占而願贖者聽得旨悉依擬行明世宗實録

原李夢陽元明宫行　今冬有人自京至向我道説元明宫木土侈麗誰辦此乃今遺奥京城東劉李而勢創

嶻嶪出入日月開恲惵矯託敢與天子競立觀忍將雙闕同前屹石柱雙蟠龍飛梁遶迤三彩虹寶構合沓殿其後儼如山岳翔天中金銀為堂玉布地千門萬戶森相通光景閃爍倏忽異雲烟鬼怪恍杳潋以東金榜祠更侈樹之松櫝雙梧桐淇池島嶼鰋鯉躍孔雀翡翠羔羆熊那知勢極有消歇前日虎豹今沙蟲魄扉自閑衛不守人時遊玩搖玲瓏陛隅龍獸折其角近有盜換香爐銅青苔生泥猿面鎖野鴿哺子雕花櫳憶昔比閣握乾柄帝推赤心閽閭忠戚刑霹靂縉紳毒自尊奴僕侯與公變更累朝意叵測掊克四海真困窮長安奪第塞巷陌心復艷此閣何棠構結擬絕天下巧搜剔遂畫輪倕工神厰擇木內玘瑒官抗選石西山空夸墳伐壓句日黑揮汗如雨斤成風轉身嗟罵閣詎知退朝督勞何匆匆人心嗟怨入骨髓鬼也孰復安高崇峩砰照耀頌何事或有送男充道童闖言悋惻黯無答私痛聖祖開疆功渠干咸福開者誰法典雖嚴奈怙終錦衣玉食已

叨竊琳宫寶宇將安雄何宫不鐫護勅碑來者但看元明宫　空同集

原何景明元明宫行　君不見元明宫中滿荆棘昔日富貴今寂寞祠園復為中貴取遺構空傳尊臣作雄模壯麗臨朝廷遠勢連表跨城郭憶昨已已年來事東楫自倚熏天勢朝求天子死暮奪功臣第江艘海舶送花石戚里侯門擁金幣千人力盡萬牛死土木功成悲此地碧水穿池象溟渤黄金作宫開日月虹霓屈曲垂三梁蛟龍盤拏抱雙闕城中甲第更崔嵬親戚凡弟皆闕閥戚里歌鐘賓客游排門冠劍公卿謁生前千門與萬戶死時不得一邱土石家海魂泣金谷董相燃臍嘆郿塢宫前守衛無訶呼真人道士三四徒石戶蒼苔生鐵鎖玉階碧草揺金鋪星宫畫開見行鼠月殿夜禱聞啼狐遊客潛窺翠羽帳市子屢竊金香爐桑田須臾變滄海桃樹不復栽玄都我朝中官誰最貴前有王振後曹氏正統以前不得聞成化之間未有此聖明雖能斷誅

罰作新未見持綱紀天下衣冠難即振中原冠盜時復起古來禍亂非偶然國有威靈豈常恃元明之宮今已矣京師土木何時止南海猶催花石綱西山又起金銀寺君不見金書追奪鐵券草長安日日迎護勅 大復山人集

原韓邦靖元明宮行 長安送客城東道柳葉楊花春正早元明宮前下馬時一片煙花長蔓草宮中道士邀我入素果清茶日未昃白河東下禁城西指點湖山三歎息正德三年與四年劉瑾專權斧扆前可憐帝主推心腹縱有邱張豈比肩帷幄空多戚里恩論恩無復侍臣尊千官盡走東河下庶政全歸左順門宸主傾朝不自知回天轉日更誰疑金貂滿座銜恩日朱紱升堂頌德時翻嫌仇李光榮薄郤笑曹侯意氣卑謀生意拙還謀死更起元明作萬里甲第侯王已莫論陰山將士那堪比土石西山半欲摧棟梁南國萬井回虛閣平臨金闕杪假山下指鳳城隈琪花瑶草尋常得萬戶千門次第

開千門萬戸誰甲乙元明之宫推第一金盌常思埋甲盾銅駝不解生荆棘自古威權不到頭九重一怒罪人收幾人烈焰俱灰滅一旦水山作水流水山烈焰事俱非座上門前客盡稀須臾蔓草縈枯骨兎轉佳城屬羽衣門掩官河十里長山藏龍樹一千行今古誰存三尺土姦雄空作百年忙春風有燕時雙入寒食何人奠一觴卧牛不得歸岡勢想鶴空聞繞夕陽夕陽漠漠歸鶴廷郤憶元明全盛時千人舉杵萬人和九仞為臺十仞池雨露霜霍歸喜怒層青丹碧豈珍奇萬民累足臣屏息四海離心主不知從來偏重多憂患自古末流難障捍東京政事三公缺閹宦專權禍尤烈正統王振擅權時先朝李廣亦恣睢只今不獨劉瑾盛帝主傍前安可知倚社難熏古如此操刀必割誰能已三穴那能窮帝旁萬幾況復歸司禮救枉扶偏本不同更張琴瑟始成功還期聖主思前事莫遺元明有别宫　韓汝慶集

原鄭善夫元明宫行　君不見元明宫中聚金碧云是

權璫結真邑貝闕憑陵上帝居彤臺照耀長安陌雕龍鑄虎跋飛動至今赤日風雲黑崖壑天開朔漠搖鯨鯢日吼滄溟仄探奇只見靈怪集矯首翻詫星辰迫西域祇園應渺茫六朝蕭寺空千百白龍胡為作魚泣想爾當年勢烜赫土木經營動四方珍奇聯絡來重譯分明造化出其手左揮右霍何不得欲將燕市作蓬山便有仙人為驅石姦雄到死竟不悟驕奢之末無終極氣數相乘可自由李貓趙鹿空回頭君不見大市街頭權倖路古來蘿粉誰曾收 少谷集

原薛蕙元明宮後圓石山詩 出郭仙城近探幽福地遇珠林行窮窕錦石上岩嶢雲裏仙人酒山中玉女簫蓬萊去何許東望海迢潮 西原集

原劉節元明宮詩 弱草芊芊卧斷碑殘陽脉脉柳條衰瑶函寶籙今安在華屋修廊更屬誰狐兔祇看啼故穴風雲那復動靈旗行人下馬談遺事惟有蒼涼野老知 梅國集

原南大吉九日遊元明宮詩 城東三四里鬱有元明宮九日經行近千門窈窕通瑤軒含紫霧琳殿挂丹虹側想當時意經營亦太工（瑞泉集）

原顧夢圭詩 崔嵬元明宮宛在城東隅萬夫執畚鍤玉棟金為閣天子謂我兄公卿為我奴傾朝盡側目盼睞天下無誰知原上鷹竟為釜中魚元明今何處白露滋庭蕪（疣贅錄）

原披雲樓在京城南舊有題額是金章宗手書上有遠樹影雖風雨晦冥皆見（春明夢餘錄）

臣等謹按析津志披雲樓在舊城之大悲閣東南今無考

原　耶律楚材和韻題披雲樓詩　閑上披雲第一重離離禾黍漢家宮窗開青瑣招晴色簾捲銀鉤挹曉風好景安排詩句裏閒愁分付酒盃中靜思十二年間事聚散悲歡一夢同　湛然居士集

增　路鐸披雲樓詩　步上雲端曉碧空恍然身似出樊籠斜陽飛鳥陶邱外淡月耕牛禹迹中聊混古今千榼酒不分賓主一襟風挽鬚笑語真難得明日泥沙印爪鴻　四朝詩

原　南野亭在府南前臨澗水　明一統志

臣等謹按南野亭今無考

原　宋裴賦苑主事南野亭詩　女墻不隔鳳城春柳色盈亭枕水濱夜城松風吹几杖曉闌花露濕衣巾西鄰池館存碑石滑勝園東里園林擬主人萬柳園得似夫君能曠達百壺清酒日娛賓　燕石集

原虞集詩　門外烟塵接帝局坐中春色自幽亭雲横北極知天近日轉東華覺地靈前溷魚游留客釣上林鶯轉把盃聽莫嗟聿曲花無賴留擬終南雨後青　道園學古録

原遂初堂在府南元詹事張九思别業繞堂花竹水石之勝甲于都城九思常以休沐與公卿賢大夫觴咏于此從容論説古今以達於政理非直為遊樂也　明一統志

原等謹按元史宰輔傳九思以至元十九年為詹事院丞大德二年拜中書平章事故或稱平章或稱詹事按虞集作墓誌云九思以家政屬其弟九

儀而治園于南門外作堂曰遂初花木水石之勝甲于京師嘗以休沐與賢士大夫觴詠而樂之然未嘗自佚如集所稱則當時地屬名勝元析津志載其方位頗詳今莫可考矣

補平章張侯遂初亭館每歳春例一讌諸公秋澗集

增遂初亭在施仁門北崇恩福元寺西門西街北舊隆禧院正廳後乃張子有平章別墅也元一統志

臣等謹按施仁門崇恩福元寺俱詳見前卷隆禧

院無考

原趙孟頫詩　青山繞神京佳氣溢芳甸林亭去天咫萬象爭自獻年多佳木合春晚餘花殿雕闌留戲蜂藻井語嬌燕退食鳴玉珂友於此中宴　松雪齋集

補王憚遂初亭詩　山林長往懷高致富貴逼人將奈何閑向遂初亭上去一尊高詠紫芝歌　秋㵎集

補又宴張右丞遂初園水調歌頭詞　園林足佳勝鐘鼓樂時康去天尺五韋杜此日漢金張誰似主人好客暫趂金華少暇樽俎共倘徉三館儘英雋簪履玉生光　眺東臺登北榭讌南堂露凉玉簪零亂竹靜有深香醉聽新聲金縷笑仰東山雅量清賞興何長高咏遂初賦松柏鬱蒼蒼　同上

原垂綸亭元學士宋本故居在都城西南　春明夢餘錄

臣等謹按垂綸亭今無考

原袁桷垂綸亭辭　漢涵流兮日傾東滄浪兮泠泠蹇一士兮沉冥垂芒鉞兮不屑以留明玕兮貝宮朱柯蔚兮青蔥魚戢鱗以為衛兮龍騰章以屏氣謝娟嫘之嘗巧兮口垂涎以縱恣吾寧養之以歲年兮寶秘鬱而不宣宣直鉤以違衆兮守鉤道之自然時至而迅舉兮匪荒幻之詭誘保真志以遂初兮考銘言于耆叟時俗眇其莫同兮永願託依夫前聖之所究　清容居士集

朱彝尊原按宋顯夫為其兄作行狀稱學士生于大都為美坊今五城坊巷無此名

臣等謹按析津志云本世為燕人住為美坊此元

時坊名也明張爵五城坊巷集係明代制度是以不載耳

原元有甄氏訪山亭在城西今莫詳其處矣渌水亭雜志

臣等謹按元文類及成德渌水亭雜識所稱甄氏亦未祥所指為誰也

原陳觀題甄氏訪山亭詩雨後西山翡翠堆結亭直欲近巖隈從今記取溪頭路一日須來一百回元文類

朱彝尊原按元之園亭在城北者曲太保之賢樂堂在城東者董氏杏花園其餘多在城西南自萬

椰堂遂初堂飲山亭婆娑亭匏瓜亭玩芳亭南野亭垂綸亭而外尚有清勝園在萬柳之西見宋顯夫南野亭詩注意新城未築時或在今城內地亦有之不盡在門外也

原東郭草亭在府東南興濟伯楊善别業也每朝士休暇燕游及餞迎賓友咸憩於此明一統志

朱彝尊原按新城未築時草亭在東郭之外楊文貞記稱亭在文明門東二里則新城築後亭址在

城內矣

原文明門東二里曠地百畝環以葦樊樊之內皆蔬畦麥隴溝塍秩秩如畫中置井作轆轤引泉灌注凡種蓺具有條理鴻臚卿楊君思敬別業也有亭覆以茅幽邃而閒爽亭之外雜植名卉異果周垣以護之垣外樹桃李杏花時盛開脩然有塵外之趣 東里集

原王英遊楊鴻臚東郭草亭作 曉下鑾坡直春游近郭園柳陰嘶過馬花塢駐行軒樹密巢多鳥池清水有源浸盃傾玉液展席坐雲根自有山林趣都無市井喧頻年遂幽賞感激荷天恩 泉坡集

原楊士奇詩 帝城南畔尋韋曲浩蕩風光三月中衢路塵埃過雨淨園林花木競春紅主人置酒興非淺衆客題詩歡不窮一杯一曲日西下更待銀蟾生海中 東里集

補忠肅王燾元年元命上王留京師上王構萬卷堂于燕邸召李齊賢充府中迎致文儒閻復姚燧趙孟頫虞集等與之從游以考究書史自娱東國史略

臣等謹按萬卷堂今無考

原劉秉忠雖居左右而猶不改舊服時人稱之為聰書記至元元年翰林學士承旨王鶚言秉忠久侍藩邸參帷幄之密謀定社稷之大計乃猶仍其野服散號深所未安宜正其衣冠崇以顯秩帝覽奏即日拜光禄大夫

位太保參預中書省事詔以翰林侍讀學士賓默之女妻之賜第奉先坊元史本傳

臣等謹按元一統志載金舊城坊名內有奉先坊今莫詳其處矣

原三休道人稅居燕城之市榜其菴曰貧樂湛然居士集

臣等謹按貧樂菴今無考

原戾陵燕刺王旦之陵故以戾陵名水經注

臣等謹按水經注所載燕王陵據後條金史紀傳

是金時陵址尚存自大定九年改葬後其遺蹟遂
莫可辨矣

原燕王陵有伏道西北出薊城中景明中造浮圖建刹窮泉掘得此道王府所禁莫有尋者通城西北大陵而是二墳基址盤固猶自高壯竟不知何王陵水經注

原大定九年二月詔改葬漢二燕王於城東金史世宗紀

原初兩燕王墓舊在中都東城外海陵廣京城圍墓在東城內前嘗有盜發其墓大定九年詔改葬于城外俗傳六國時燕王及太子丹之葬及啟壙其東墓之柩題其端曰燕靈王舊舊古柩字通用乃西漢高祖子劉建

葬也具西塋葢燕康王劉嘉之葬也蔡珪作兩燕王墓辯據葬制名物欵刻甚詳金史本傳

原幽都縣舊即薊縣地今邑理薊西界太平寰宇記

臣等謹按幽都縣遺址今無考

原幽都縣建中二年於羅城内廢燕州廨置在府北一里郡國縣道紀

原薊州為朱滔所破州尋廢立幽都縣于故城太平寰宇志

原迴城在大興縣元混一方輿勝覽

朱彝尊原按迴城或以為在薊之北或以為在薊

之東或以為在薊之南或以為近薊邱旁或以為在蘆溝橋東究未知孰是

臣等謹按孫承澤春明夢餘録云迴城在蘆溝東南按今

南苑迴城外有迴城村村東有土城基約長一里高二丈餘凡五段雖去蘆溝稍遠而方向則合或即其遺址未可知也

原迴城在薊縣東唐遷營州于薊為築此城近薊邱旁

名勝志

原征北小城在府東或曰即後漢末公孫瓚所築初平四年瓚與幽州牧劉虞積不相能瓚築小城于薊城東南居之虞發兵討瓚反為所敗晉置征北將軍嘗治此因名征北小城建興三年劉琨自太原𢑴段匹磾時匹磾治薊琨別屯征北小城是也方輿紀要

臣等謹按征北小城無可考

原元初設警廵院三至元四年省其一止設左右二院

分領坊市民事元史地理志

臣等謹按元一統志元初設大都警巡院及左右二院右院領舊城之西南西北二隅四十二坊左院領舊城之東南東北二隅二十坊大都警巡院領京師坊事建置于至元十二年至二十四年省併止設左右二院分領京師城市民事元史地理志作四年殆明時作史者脫去二十字耳

原至正十八年於大都在城四隅各立警巡分院官吏

元史百官志

原危素興學頌　至正元年四月大都路都達嚕噶齊康里公伯嘉努請作左右南三警巡院大興宛平二縣孔子廟并建學舍都府亟達諸禮部部上之中書省中書從其言各以屋廬之在官者為之三院之所轄五方之人聚焉必待教而後明況二院在于畿內教之尤勿可闕也國朝建邦設都百年于此國學京學規制已備顧于五廟學未遑有作而作于公尹京之日則公之于政可謂知本矣頌曰　維昔大帝即燕設都山高川迴神明相扶乃作廟學于京于國以祀先師以講道德人才勃興邦家之光小為榱桷大為棟梁三院警巡以及畿縣置師無學有弗聞見緊康里公實蒞神京治政以平豪猾震驚曰茲教化為予之責請于宰臣報可甚亟爰奏琴瑟升歌雅南籩豆在建有赫其臨匪公言行際時之盛化被國都風俗以正肅肅冠裾誦詩讀書凡百

多士毋昧厥初　按伯嘉弩舊作伯嘉奴今對音譯改

原安濟橋瀕危俗呼舍命橋是也燕石集

臣等謹按析津志橋在鐵平章宅後考元時宰輔名有以鐵字始者三人曰特爾格曰特們德爾曰特穆爾達什此三人者特們德爾非賢宰相特穆爾達什當元末文宗忠宗時其事蹟皆不相類惟特爾格傳載世祖至元十七年賜第大明宮左留守段珪以逼近木局為言帝曰俾居禁近以便宣召木

局稍隘何害據此則鐵平章宅或即特爾格所居又析津志載高梁河由鐵平章橋流入元武池則此橋在都城之西今莫可辨矣按特穆爾達什義俱見前舊作鐵木兒塔識今俱譯改

原宋褧度安濟橋入史局詩街樹蔥蘢曉雨收官河相近御溝流帝城不是多塵土直住詩人到白頭燕石集

原柳河館牛山館通天館自燕京至中京北門徑路武經總要

臣等謹按柳河館牛山館通天館今俱無考

補韓琦紫濛過風詩　草白岡長暮驛賒朔風終日起平沙寒鞭易促障泥躍冷袖難勝便面遮迴嶺卷回雲族破遠天吹入雁行斜土囊微已緘餘怒留送歸程任擺花　安陽集

臣等謹按宋王珪詩雷急紫濛催玉勒日長青瑣聽簫絃明夏樹芳云紫濛遼時館名此詩首句草白岡長暮驛賒與夏說合葢紫濛乃途中館驛距京城似猶稍遠其地今莫可考矣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日下舊聞考卷一百五十七至六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范逢恩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舉人臣李傅燮

謄録監生臣葉庭和

欽定日下舊聞考卷一百五十七

雜綴一

臣等謹按朱彝尊原書雜綴門採諸書所載朝野細事兼及於列代流品乃志乘家識小之遺法今略為詮次時代先後其原書內有别門應移入者亦按次附編於後

原文王得大秦貝徑半尋穆王得其殼懸於觀秦穆公

以遺燕 相貝經

原燕昭王好道仙人甘需臣事之為王述昆臺登真之事去嗜欲徹聲色無思無為可以致道王行之既久谷將子乘虛而集告於王曰西王母將降觀爾之所修示爾以靈元之要後一年王母果至與王游燧林之下說炎王鑽火之術然綠桂膏以照夜忽有飛蛾銜火集王之宮得圓丘珠砂結而為佩王登握日之臺得神烏所銜洞光之珠以消煩暑自是王母三降於燕宮而昭王狥於攻取不能遵甘需澄靜之旨王母亦不復至 仙傳拾遺

原燕昭王坐通雲堂亦曰通霞臺以龍膏為燈光耀百里臺左右種恒春之樹葉如蓮花 拾遺記

原燕昭王坐祇明之室升於泉昭之館此館常有白鳳白鸞遶集其間 同上

原朔人獻燕昭王以大豚年百二十矣人謂豕仙王命

豕宰養六十五年大如沙墳足如不勝其體王與之令衡官橋而量之折十橋豕不量又命水官舟而量之其重千鈞其巨無用燕相謂王曰奚不饗之王乃令勝夫烹之夕見夢於燕相曰造化勞我以豕形食我以人穢吾患其生久矣仗君之靈得化吾生為魯之津伯燕相游乎魯津有赤龜奉碧而獻 符子

原鄒衍事燕昭王盡忠左右譖之王王繫之獄仰天哭夏五月天為之下霜 淮南子

原燕人長於楚老而還過晉同行者紿晉之城指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愀然變容紿指社曰此乃里之社乃喟然而嘆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泫然而泣指壠曰若先人墓其哭不自禁同行者啞然大笑曰余等紿若乃

晉國耳其人慚及至燕國之城社真見先人之廬冢悲心更微列子平御覽節本依太

原衛人能以棘刺之端為母猴燕王說之養之以五乘之奉王曰吾試觀客為棘刺之母猴客曰人主欲觀之必半歲不入宮不飲酒食肉雨霽日出視之晏陰之間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見也燕王因養衛人不能觀其母猴鄭有臺下之冶者謂燕王曰臣削者也諸微物必以削削之而所削必大於削今棘刺之端不容削鋒難以

治棘刺之端王試觀客之削能與不能可知也韓非子

原燕人李季好遠出其妻私有通於士李突至士在內中妻患之其室婦曰令公子裸而解髮直出門吾屬佯不見也於是公子從其計疾走出門季曰是何人也家室皆曰無有季曰吾見鬼乎婦人曰然爲之柰何曰取五姓之矢浴之季曰諾乃浴以矢一曰浴以蘭湯同上

原郢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書火不明因謂持燭者曰舉燭云而過書舉燭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受書而說之曰舉燭者尚明也尚明也者舉賢而任之燕相白王大說國以治同上

原荆軻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髙漸離荆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髙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髙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

史記

原秦舞陽者燕國人年十二以勇氣聞人犯必殺之莫有敢近視 幼童傳

原田光答太子曰竊觀太子客皆無可用者夏扶血勇之人怒而面赤宋意脉勇之人怒而面青武陽骨勇之

人怒而面白惟荆軻者神勇也怒而色不變燕丹子

臣等謹按幼童傳秦舞陽燕丹子作武陽

原自齊威宣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僑充尚羨門子高最後皆燕人為方仙道形解銷化依于鬼神之事史記

補燕之遊士泯子午南見晏子於齊言有文三百篇睹晏子恐懼而不能言客退晏子直席而坐廢朝移時在側者曰嚮者燕客侍夫子胡為憂也晏子曰燕萬乘之

國也齊千里之途也汜子午以萬乘之國為不足說以千里之途為不足遠則是千萬人之上也且猶不能殫其言於我況乎齊人之懷善而死者乎吾所以不得睹者豈不多矣晏子春秋

補昔人言有知不死之道者燕君使人受之不捷而言者死燕君甚怒其使者將加誅焉幸臣諫曰人所憂者莫急乎死己所重者莫過乎生彼自喪其生安能令君不死也乃不誅列子

補燕簡公殺其臣莊子儀而不辜莊子儀曰吾君王殺我而不辜死人無知亦已死人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期年燕將馳祖燕之有祖當齊之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雲夢也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日中燕簡公方將馳於祖塗莊子儀殪之車當是時燕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燕之春秋墨子

補齊之田單楚之莊蹻秦之衛鞅燕之繆蟣是皆世俗之所謂善用兵者荀子

補蘇秦相燕人惡之於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 文選

補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 漢書

補曹唐詩 九天天路入雲長燕使何由到上方 玉女暗來花下立手挼裙滯問昭王 小游仙詩

補自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 漢書儒林傳

補論語有燕傳說三卷陰陽家者流鄒子四十九篇鄒子終始五十六篇公孫渾邪十五篇法家者流燕十事

十篇縱横家者流龐煖二篇兵權謀有龐煖三篇漢書藝文志

朱昆田原按燕之人物若韓嬰周醜之傳經龐煖繆蟣之用兵著於載記而譜地志者止及嬰一人何也

補班孟堅古今人表於燕昭王諸臣樂毅居三等郭隗四等鄒衍五等於太子丹賓客高漸離居四等荆軻鞠武樊於期皆五等秦舞陽六等其位置必有定見但燕

王喜以亡國抑之九等而王噲子之法堯禪舜可謂下愚反列之七等何哉函山旅話

補蘇秦事鬼谷子學終辭歸道之困行以燕人蠡卜傳食自給各觧臧獲之裘春秋後語

補公行子之之燕遇曾元於塗曰燕君何如曾元曰志卑志卑者輕物輕物者不求助苟不求助何能舉荀子

補昔者燕相得罪於君將出亡召門下諸大夫曰有能從我出者乎三問諸大夫莫對燕相曰嘻亦有士之不

足養也大夫有進者曰亦有君之不能養士安有士之不足養者凶年饑歲士糟粕不厭而君之犬馬有餘穀粟隆冬烈寒士裋褐不完四體不蔽而君之臺觀帷幙錦繡隨風飄飄而弊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施君之所輕而求得士之所重不亦難乎燕相遂慚遁逃不復敢見新序

補燕莊佚佗左帶玉具劍右帶環珮左光照右右光照左元倉子

補劇辛為燕將與趙戰軍敗劇辛自剄燕以失五城 鶡冠子

補燕昭王七年沐胥之國來朝有道術人名尸羅問其年云百三十歲發其國五年乃至燕都善衒惑之術於其指端出浮屠十層高三尺諸天神人皆長五六分列幢蓋鼓舞繞塔而又吹指上浮屠漸入雲裏又於左耳出青龍右耳出白虎 拾遺記

補蒯氏邑名在燕地神仙傳有蒯子訓 通志氏族略

補曹植詩 子丹西至泰烏白馬角生鄒衍因燕市繫霜為夏零 樂府詩集

臣等謹按以上各條皆叙周時燕地雜事

原韓福者涿人以行義修潔著名昭帝時霍光秉政表

顯義士郡國條奏行狀天子謂福等五人行誼最高徵至京兆病不得進元鳳元年詔策曰朕愍勞福以官職之事賜帛五十匹遣歸其務修孝悌以教鄉里福歸終身不仕卒於家高士傳

原蓋延漁陽要陽人長八尺彎弓三百斤東觀漢記

原鄧訓將黎陽營兵屯漁陽遷護烏桓校尉黎陽營故吏皆戀慕知訓好以青泥封書從黎陽步推鹿車載青泥至上谷遺訓同上

原鳳綱者漁陽人也常采百草花以水漬封泥之自正月始盡九月末止埋之百日煎九火卒死者以藥内口中皆立活綱常服此藥至數百歲不老神仙傳

原劉虞為幽州刺史常著襢裘謝承後漢書

原劉虞為幽州清靜儉約以禮義化民靈帝時南宫災吏遷補州郡者皆責助治宫錢或一千萬或二千萬富者以私財辦或發民錢以備之貧而清慎者無以充調或至自殺靈帝以虞清貧特不使出錢王沈魏書

原幽州歲不登人以粟椹為糧穀一石十萬錢公孫伯圭開置屯田稍稍得給漢末英雄記

原陽球為幽州從事部分邊塞職事修理續漢書

原田疇北平人也劉虞為公孫瓚所害疇追慕無已往虞墓設雞酒哭之音動林野翔鳥為之悽鳴走獸為之悲吟疇卧於草間忽有人通云劉幽州來欲與田子泰言疇神悟遠識知是虞之魂既進而拜疇泣不自止因相與進雞酒疇醉虞曰公孫瓚購子甚急宜竄伏避害

疇對曰君臣之道生則盡其義今見君之靈願得同歸九泉骨且不朽安可逃乎虞曰子萬古之高士也深愼爾儀奄然不見而疇醉亦醒拾遺記

原陶潛擬古詩　辭家夙嚴駕當往至無終問君今何行非商復非戎聞有田子春節義爲士雄斯人久已死鄉里習其風生有高士名旣沒傳無窮不學狂馳子直在百年中　陶徵士集

朱彝尊原按魏志田疇字子泰而淵明集本皆作子春

原方孝孺田疇贊　古之觀人不於用舍考其所存以第高下譬諸龍駒垂首冀皁豈以其賤斥之爲駑齊伏

千駟如南面王仲尼之難夷齊有光漢季分爭得國者操吾獨何為田疇是倬操雖據國大鼠之雄殺后無君天下不容奚若田疇忠義蓋世委質劉虞身死靡貳使受之命為漢大臣殺操復漢必不顧身嗚呼鄙夫惟利是就誰能為疇我與為友 遜志齋集

原劉虞見殺故常山相孫瑾掾張逸張瓚等忠義奮發相與就虞罵公孫瓚極口然後同死 漢末英雄記

補韓嬰燕人孝文時為博士景帝時常山太傅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韓生亦以易授人燕趙間好詩故其易微惟韓氏自傳之

孝宣時涿郡韓生其後也以易徵待詔殿中司隸校尉
葢寛饒本受易於孟喜見涿韓生說易而好之即更從
受焉漢書儒林傳

補易韓氏二篇詩韓故三十六卷内傳四卷外傳六卷
說四十一卷漢書藝文志

補漢幽州刺史朱君之碑君名龜石碎落不能詳其官
閥其可考者嘗以御史中丞督捕益州蠻又為幽州刺
史禦鮮卑爾靈帝光和二年卒水經注云故吏别駕從

事史石北平無終年化中平二年造碑陰故吏姓名悉

薊涿及上谷北平人 隸釋

補漁陽氏燕大夫受封漁陽因以為氏漢有少府漁陽

鴻北平人 通志氏族略

原 城有薊城宮光明殿 水經注

朱彝尊原按漢書作明光此云光明疑誤

原 始元中流星下燕薊城宮極東去 漢書天文志

原 燕王旦在明光宮欲入所卧戶三閭盡閉使侍者二

十人開戶戶不開 論衡

原 元鳳元年九月燕有黃鼠銜其尾舞王宮端門中王

往視之鼠舞如故王使吏以酒脯祠鼠舞不休一日一夜死燕刺王旦謀反將死之兆也 漢書五行志

原燕刺王旦謀事不成憂懣置酒萬載宮會賓客羣臣妃妾坐飲有赦令到因迎后妃諸夫人之明光殿 漢書

補 昭帝元鳳元年燕王宮永巷中豕出圂壞都竈銜其鬴六七枚置殿前劉向以為近豕禍也時燕王旦謀逆竈者生養之本豕而敗竈陳鬴於庭鬴竈將不用宮室將廢辱也燕王不改卒伏其辜 漢書五行志

補 是時天大雨虹下屬燕王宮宮中井水皆竭有黃鼠舞燕王殿前端門中視之不去一日一夜死者數千殿上戶自閉不可開廁中豕羣出壞竈銜釜六七枚置殿門前烏鵲自鬬宮中烏死天火燒燕南城門大風壞宮城樓折樹木流星墜地 漢紀 以上七條原在世紀門今移改

臣等謹按以上各條皆叙漢時雜事

原先主與劉璋會涪時張裕為璋從事侍坐其人饒鬚先主嘲之曰昔吾居涿縣特多毛姓東西南北皆諸毛也涿令稱曰諸毛繞涿居乎裕即答曰昔有作上黨潞長遷為涿令涿令者去官還家時人與書欲署潞則失涿欲署涿則失潞乃署曰潞涿君先主無鬚故裕以此及之 三國志

原簡雍涿郡人雍本姓耿幽州人語謂耿為簡遂隨音變之 三國志注

臣等謹按以上二條叙三國雜事

原高原漁陽雍奴人晉安北將軍上谷太守關中侯有

碑在薊中北史

原石勒既克薊城問棗嵩曰幽州人士誰最可者嵩曰燕國劉翰德素長者北平無終陽裕幹事之才勒方欲任之裕乃微服潛遁晉書載紀

原晉武帝太康九年幽州塞北有死牛頭語近牛禍也晉書

原太康九年幽州有犬鼻行地三百餘步宋書五行志

原李產字子僑范陽人仕於石氏為本郡太守及慕容儁南征前鋒達郡界鄉人皆勸產降衆潰始詣軍請降

儁嘲之曰卿受石氏寵任衣錦本鄉何故不立功於時而反委質乎霍泣曰大馬為主豈忘自効但以勢蹙歸死實非誠欵儁嘉其慷慨乃擢用之晉書載記

原佛圖澄嘗與石虎共升中臺澄忽驚曰幽州當火災乃取酒噀之久而笑曰救已得矣虎遣驗幽州云爾日火從四門起西南有黑雲來驟雨滅之雨亦頗有酒氣神僧傳

原高商渤海人為范陽太守聞兄開戰歿悲哭歐血病不能起扶杖乃行慕容儁召見謂左右曰自古友於之篤未有如商者也十六國春秋

原李陽大俠士庶無不傾心為幽州刺史當之職盛暑一日詣數百家別裴氏語林

原羅騰字叔龍工圍碁獨步當時俄而北平樂初少擕出與齊焉燕書

原郭四朝者燕人苻秦時得道為玉臺執蓋郎洞仙傳

原燕人龐世為光祿勲奏案豪強苛刻人物咸懼疾之及卒門無弔客時人為之謡曰龐家巷車轔轔泥丸之日無弔賓弔賓不來何所因繇性苛刻寡所親十六國春秋

原周存字道名漁陽人王彭祖叛母遇寇離失時所在分崩州郡隔異存冒難相求自河以北無不周徧復傳母在昌黎燕之所統存投高祖客之為置酒於坐問存失母來幾年相見當識否言未止存涕泗覆面尋聲而對辭甚悲酸高祖為之動容由是意遇倍加停朞不得母問將辭歸高祖意欲留之而未顯也存謝曰老母未審存亡小弟無所依倚寢食不敢廢於心昔徐庶指方寸以求辭令存披肝以表情願明公恕之高祖矜之聽

去燕書

臣等謹按以上各條叙晉時十六國雜事

原盧廣范陽涿人晉司空從事中郎諶之後天監中歸梁位步兵校尉兼國子博士徧講五經時北來人儒學者有崔靈恩孫詳蔣顯並聚徒講說而音辭鄙拙惟廣言論清雅不類北人南史

原盧昌衡字子均小字龍子沈靖有才識風神澹雅容止可法博涉經史工草行書從弟思道小字釋奴宗中

稱英妙昌衡與之俱被推重故幽州語曰盧家千里釋奴龍子北史

原崔景真為平昌太守有惠政嘗懸一蒲鞭而未嘗用齊春秋

原東魏張亮與薛琡善琡夢亮於山上持絲篋而告亮且占之曰山上絲是幽字君必為幽州牧乎後果如之三國典略

原崔悅與范陽盧諶並以博藝著名諶法鍾繇悅法衛

瓘而俱習索靖諶傅子偃偃傳子邈悦傳子潛潛傳元伯故魏初特重崔盧之書後魏書

原范陽祖瑩八歲能誦詩書十二為中書學生聲譽甚盛内外親屬呼為聖小兒孝文聞之召入令誦五經章句并陳大義帝戲盧昶曰昔流共工于幽州北裔之地那得忽有此子昶對當是才為世生北史

原平恒字繼叔燕郡薊人安貧樂道不以屢空改操徽為中書博士久之出為幽州別駕廉貞寡欲不營資產

衣食常至不足三子並不率父業好酒自棄恒常忿其世衰植杖巡舍側岡而哭别搆精廬置經籍於中一奴自給妻子莫得而往酒食亦不與同時有珍美呼鄰老東安公一雍等共飲噉之家人無得嘗焉同上

原天平中范陽盧景裕同從兄仲禮於本郡起逆齊神武免其罪置之賓館以經教授太原公以下大蒙恩遇北史儒林傳

補魏承明元年九月幽州民齊淵家社樹結實既成一

朝盡落茂葉復生七日之中蔚如春秋　㶊別　誹奇

臣等謹按以上各條敘南北朝雜事

原隋京兆杜公瞻嘗邀陽玠過宅酒酣嘲謔公瞻謂兄既姓陽陽貨實辱孔子玠曰弟既姓杜杜伯嘗射宣王殿內將軍牛子充衆推其機辨嘗謂玠曰君陽有玠恐不任廚玠曰君牛既充正可烹宰又見玠食芥葅曰君身名玠何得復噉芥葅對曰君既姓牛何得不斷牛肉太倉牛張策在雲龍門與玠議理屈謂玠曰卿本無德

量忽共叔寶同名玠抗聲曰爾既非英雄敢與伯符連諱太子洗馬蘭陵蕭詡有才辯嘗謂玠曰流共工于幽州昜北恐非樂土玠曰放驩兜于崇山江南豈是勝地

錄尚書晉昌王唐邕問諸省官曰卿等宜道本州寳物定州人以綾綺為寳徐州人以魚鹽為寳及至玠邕曰卿幽州人以何物為寳答曰刺史嚴明文武奉法此幽州之寳也邕有媿色談藪

原突厥與中國交市有明珠一篋價值八百萬幽州總

管陰壽白文獻獨孤皇后市之后曰非我所須也當今戎狄屢寇將士罷勞未若以八百萬分賞有功者隋書

原燕榮為幽州總管性嚴酷范陽盧氏代為著姓榮皆署為吏卒以屈辱之嘗按部道次見叢荆堪為笞捶命取之輒以試人人或自陳無咎榮曰後若有罪當免爾及後犯細故將撾之人曰前日被杖使君許有罪宥之榮曰無過尚爾況有過耶榜捶如舊同上

原元務光母者范陽盧氏女也少好讀書造次以禮盛

年寡居諸子幼弱家貧不能就學盧氏每親自教授世以此稱之仁壽末漢王諒舉兵反遣將綦良往山東略地良以務光為記室及良敗慈州刺史上官政簿籍務光之家見盧氏悅而逼之盧氏以死自誓政為人凶悍怒甚以燭燒其身盧氏執志彌固竟不屈節同上

原開皇八年四月幽州人家以白楊木懸竈上積十餘年忽生三條皆長三尺餘甚鮮茂隋書五行志

補隨東川釋慧雲范陽人十二出家年至十八乘驢至于叔家叔見其驢快將規害之適將刀往見東牆下有黃衣人搦拳逆叱曰此道人方為通法大士何忍欲害叔懼告婦婦曰君無剛心眼花所致耳開已復往又見

西牖下黄衣人云勿殺道人若殺大禍交及叔怖乃止明旦辭往姊家叔又持刀送之告雲曰此路幽險故送師度難雲在前行正在深阻叔在具後揮刀欲砍忽見姊夫在旁遂得免害雲都不知雲後學問名德高遠至開皇中領徒五百來過叔家叔見闡化深惭昔嶨乃奉絹十疋夫妻發露雲始知之冥報記

臣等謹按以上各條叙隋時雜事

欽定日下舊聞考卷一百五十八

雜綴二

原盧充范陽人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墓充年二十於冬至一日出宅西獵射麞中之麞倒而起充逐之不覺忽見道北高門瓦屋四周有如府舍不復見麞門中一鈴下唱客前有一人投一襆新衣曰府君以遺郎充著訖進見少府語充曰尊府君不以僕門鄙陋近得書為

君索小女為婚故相迎耳便以書示充父亡時充雖小然已識父手跡即歔欷不復辭便敕內盧郎已來可使女粧嚴既就東廊至黃昏內白女郎粧嚴畢崔語充可至東廊既至女已下車立席頭却共拜時為三日給食三日畢崔謂充曰君可歸女生男當以相還無相疑生女當留養敕內嚴車送客充便辭出崔送至中門執手涕零出門見一犢車駕青衣又見本所著衣及弓箭故在門外尋遣傳教將一人捉襆衣與充相問曰姻授始

爾援始别甚悵恨今故致衣一襲被褥自副充上車去如電逝須臾至家母見問故充悉以狀對别後四年三月充臨水戲忽見傍有犢車乍沈乍浮既而上岸同坐皆見而充往開其車後户見崔氏女與三歲男共載女抱兒以還充又與金椀并贈詩曰煌煌靈芝質光麗何猗猗華艷當時顯嘉異表神奇含英未及秀中夏罹霜萎榮耀長幽滅世路永無施不悟陰陽運哲人忽來儀今時一别後何得重會時充取兒椀及詩忽不見充後

乘車入市賣椀冀有識者有一婢識此還白大家曰市中見一人乘車賣崔氏女郎棺中椀大家即崔氏親姨母也遣兒視之果如婢言乃上車叙姓名語充曰昔我姨嫁少府女夫出而亡家親痛之贈以金椀著棺中可說得椀本末充以事對此兒亦爲悲咽齎還白母母即令詣充家迎兒還諸親悉集兒有崔氏之狀又復似充貌兒椀俱驗姨母曰我外甥也即是温休温休者是幽婚也遂成令器歷郡守子孫冠蓋相承至今其後植字

子幹有名天下 搜神記

補范陽盧充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墓充獵見麞舉弓射中之麞倒而復起充逐之不覺遠忽見一里門如府舍門中一鈴下有唱客前充問此何府也答曰少府府也充曰我衣惡那得見貴人即有人提襆新衣迎之充著盡可體便入見少府展姓名酒炙數行崔曰近得尊府君書為君索小女婚故相延耳即舉書示充充見父手迹便歔欷無辭崔即敕內令女郎莊嚴使充就東廊充至婦已下車立席頭共拜三日畢還見崔崔曰君可歸矣女有娠相生男當以相還生女當留自養敕外嚴車送客復致衣一襲被褥一副充便上車去如電逝須臾至家家人相見悲喜推問知崔是亡人而入其墓追以懊惋居四年三月三日臨水戲忽見一犢車乍浮乍隱既上岸充往開車後戶見崔氏女與三歲男兒共載充見之忻然欲捉其手女舉手指後車曰府君見人即

見少府充往問訊女抱兒還充又與金椀别并贈以詩充取兒盌及詩忽不見二車處將兒還四坐謂鬼魅僉遥唾之形如故問兒誰是汝父兒逕就充懷衆初怪惡傳省其詩慨然嘆死生之元通也充詣市賣盌高舉其價不欲速售冀有識者歘有一老婢問充得盌之由還報其大家即女姨也遣視之果是謂充曰我姨姐崔少府女未嫁而亡家親痛之贈一金盌著棺中今視卿盌甚似得盌本末可得聞否充以事對即詣充家迎兒兒有崔氏狀又似充貌姨曰我甥三月末間産父曰春煖温也願休强也即字温休温休蓋幽婚也　孔氏志怪錄

朱昆田原按孔氏所載與搜神記詳畧微有不同故補錄之

原高開道作亂幽州矢陷其頷名醫使出之對以鏃深不可出則斬之又名一人如前對則又斬之又名一人曰可出然王須忍痛因鈹面鑿骨置楔於其間骨裂開寸餘抽出箭鏃開道奏技進膳不輟 隋唐嘉話

原河間邢文宗家接幽燕客稟性麁險貞觀中忽遇惡風疾旬日之間眉鬢落盡於後就寺歸懺自云近向幽州路逢一客將絹十餘疋迥澤無人因即劫殺猝遇一老僧文宗懼事發覺揮刃擬僧僧叩頭曰乞存性命誓願終身不言文宗殺之棄之草間經二十餘日行還過僧處時當暑月視之若生文宗因下馬以策築僧之口口出一蠅直入文宗鼻久悶因得火病歲餘而死 冥報拾遺

原高宗朝以太原王氏范陽盧氏滎陽鄭氏清河博陵二崔氏趙郡隴西二李氏七姓其族望恥與諸姓為婚

乃禁其自相姻娶於是不敢復行婚禮密裝飾其女以送夫家　國史纂異

原盧承慶字子餘幽州涿人典選校百官考有坐漕舟溺者承慶以失所載考中下以示其人無愠色更曰非力所及考中中亦不喜承慶嘉之曰寵辱不驚考中上其能著人善類此　唐書

原天授中則天好改新字又多忌諱有幽州人尋如意上封云國字中或或亂天象請口中安武以鎮之則天大喜下制即依月餘有上封者云武退在口中與囚字無異不祥之甚則天愕然遽追制改令中為八方字後

孝和即位米幽則天于
上陽宮　朝野僉載

增狄仁傑初令昌平境多虎邑有老媪子入山樵虎噬焉媪待子爲命痛子噬於虎乃控之公公爲檄山神約日驅虎訊至期羣虎交集公曰若不皆噬媪子也惟噬者留否則去一虎獨留公曰食人子罪無赦對衆殺之昌平白羊城有神能幻禍福居民祠之不祠且災歲必祭祭必以童男弗敢恤也狄仁傑爲令廉知其事獨往詣則一白羊耳拔所佩劍斬之輒化爲龍氣飛去因毁

其祠民不復祭終亦不復有灾昌平舊志

原李遐周者有道術唐開元中嘗召入禁中後求出住元都觀天寶末祿山叛厄遠近憂之而上未悟一旦遐周隠去不知所之但于所居壁上題詩數章其末篇云燕市人皆去函關馬不歸若逢山下鬼環上繫羅衣燕市人皆去者祿山悉幽薊之衆而起也函關馬不歸者哥舒翰潼關之敗疋馬不還也若逢山下鬼者馬嵬驛名也環上繫羅衣者貴妃小字玉環馬嵬時高力士以羅巾縊之也其先見皆類此　明皇雜錄

原開元中有幽州衙將姓張者妻孔氏生五子而卒後娶妻李氏悍戾虐遇五子日鞭捶之五子不堪其苦哭于母墓前母忽于塚中出撫其子悲慟久之因以白布巾題詩贈張曰不忿成故人淹涕每盈巾死生今有隔相見永無因匣裏殘粧粉留將與後人黄泉無用處恨作塚中塵有意憐男女無情亦任君欲知腸斷處明月

照孤墳五子得詩以呈其父其父慟哭訴于連帥帥上聞勑李氏決一百流嶺南張停所職 本事詩

原唐元宗時童謠曰燕燕飛上天天上女兒鋪白氈氈上有千錢時幽州又有謠曰舊來誇戴竿今日不堪看但看五月裏清水河邊見契丹其後祿山反 集異志

原唐師夜光薊門人少聰敏雅尚浮屠氏遂爲僧居本郡僅十年盡通内典又有沙門惠達者家甚富貪夜光之學因與爲友是時元宗好神仙釋氏窮索名僧方士而夜光迫于貧不得西去心常怏怏惠達知之因以錢七十萬資其行且謂夜光曰師之學藝材用必爲明天子首拔沐浴恩渥可翹足而待然當是時必有擁篲子門幸無忘半面之舊夜光謝曰幸師厚貺得遂西上尚爲君之五品則以報師之惠矣夜光至長安因賂九仙公主左右得以温泉命内臣選碩學僧十輩與方士議論夜光在選演暢元奥發揮疑義羣僧無敢比者上奇其辯詔賜銀印朱綬拜四門博士日侍左右賜甲第金

錢繒綵以千數時號辛臣惠達遂自薊門入長安訪之夜光聞以為浟潰于己甚不懌惠達悟其旨因告去既已北歸月餘夜光恐其再來即容書與薊門帥張廷珪近者惠達師至輦下誣公繕完兵革將為逆謀人亦頗有知者以公之忠天下莫不聞積毀銷金不可不戒廷珪驚怒即名惠達鞭殺之後數日夜光忽見惠達來庭中謂曰我以七十萬資汝西上奈何誣謗使我冤死何負我之深也言訖遂躍而上捽拽夜光久之乃亡所見師氏家僮咸見之後數日夜光卒　宣室志

原范陽盧獻卿大中中舉進士詞藻為同流所推作愍征賦數千言時人以為庾子山哀江南之亞諫議大夫司空圖為之注　本事詩

原盧景亮字長晦幽州范陽人為右補闕朱泚反景亮勸德宗曰陛下罪已不至則感人不深帝然之嘗別治

道之要著書上下篇號三足記 唐書

原盧景亮言足食足兵而人才足用則天下不難理矣著論曰三足記 鶴林玉露

原張藏英涿州范陽人自言唐相嘉真之後唐末之亂也藏英舉族數十口悉為賊孫居道所害時藏英年十六僅以身免後逢孫居道於幽州市因佩刀刺之不死為吏所執節帥趙德鈞壯之捨而不問以備牙職藏英後聞居道避地關南乃求為關南都巡檢使使至則微

服携鐵撾旹孫居道舍側伺其出擊之仆于地齧其耳噉之遂擒歸設父母位陳酒肴縛孫居道于前數其罪號泣以鞭之臠其肉經三日剖取其心肝以祭詣官首服官為上請而釋之燕薊間目為報讐張孝子悅生隨抄

原劉澭拔涿州兵數千歸朝法令齊整雖雞犬無遺時人以為姦雄國史補

原李叔詹識一范陽山人語休咎必中兼善推步禁咒止半年忽謂李曰某有一藝將去欲以為別所謂水畫也乃請後廳上掘地為池方丈深尺餘泥以麻灰日汲水滿之候水不耗具丹青墨硯先援筆叩齒良久乃縱

筆毫水上就視但見水色渾渾爾經三日攝以褌絹四幅食頃舉出觀之古松怪石人物屋木無不備也李鷟異苦詰之惟言善能禁采色不令沈散而已 酉陽雜俎

原益州刺史張全養一駿馬甚保惜之惟自乘跨每令二人曉夕以專飼飲一日馬忽化為婦人立于廐中左右遽白張公公親至察視婦人前拜而言曰妾本是燕中婦人因癖好馬每覩之必歎美其駿逸後數年忽自醉倒俄化成馬遂奔躍南走近將千里被一人收之以至君廐中幸君保惜今偶自追恨淚下入地神奏于帝遂命還復為人思往事如夢覺公大驚異安存于家經十餘載婦人忽爾求還鄉張公不允婦人仰天號叫自撲忽復化為馬突而出不知所之 瀟湘記

補張亮為幽州都督於智泉寺禮拜見一大像相好圓滿遂别供養亮遇霹靂其堂柱迸木擊亮額角而不甚傷及就事禮像額見有破處事在冥報記又貞觀中其

像忽然繞頸有痕迹大如線焉時人咸以為不祥未幾亮果以罪被誅其痕于今見在　冥報拾遺

補范陽盧元禮貞觀末為泗州漣水縣尉曾因連病悶絶經一日而蘇云有人引至府舍見一官人過無侍衛元禮遂止此官人座上踞床而坐官人目侍者令一手提頭一手提脚擲元禮于階下良久乃起行至一别院更進向南入一大堂中見竈數十百口其竈上有氣矗然如雲霧直上沸聲喧雜有同數千萬人元禮仰視似籠盛人懸之此氣之上云是蒸罪人處元禮遂發願大語云願代一切衆生受罪遂解衣赤體自投于釜中因即昏然不覺有痛須臾有一沙門挽元禮出云知汝至心乃送其歸忽如睡覺遂斷酒肉三四歲後卒于洛

同上

補幽州人劉交戴長竿高七十尺自擎上下有女十二甚端正于竿上置定跨盤猶立觀者不忍女無懼色　朝野僉載

補張守珪以功加游擊將軍再轉幽州良社府果毅時盧齊卿爲幽州刺史深禮遇之嘗共榻而坐謂曰足下數年外必節度幽凉爲國之良將方以子孫相託豈得以寮屬常禮相期耶舊唐書本傳

補幽州石老者賣藥爲業年八十忽腹大十餘日不食惟飲水而已其疾猶扶持而行叱明其子號泣呼四隣云適來有病白鶴入吾父室中吾父亦化爲白鶴同飛去矣遂指雲中白鶴擗地號呼人異而覯之皆焚香禮

拜節度使李懷仙差兵馬使朱希來驗見室中有穿紙格出入處遍問邑人四鄰皆言石老化為白鶴飛去翔翥雲間移時節度使賜絹一百疋米一百石與石老子家遠近傳石老得仙太乙宫道士叚常著續仙傳備載石老升仙事月餘其子與隣人爭鬬官中訊鞫乃為分絹不平云石老病久其夕奄忽將終其子以木貫大石縛父屍沈于桑乾河水妄指雲中白鶴是父州縣復差人檢驗于所說沈水處澇漉得屍懷仙遂杖殺其子

補朱滔括兵不擇士族悉令赴軍自閱于毬塲有士子容止可觀進趨閑雅滔召問之曰所業者何曰學為詩問有妻否曰有即令作寄内詩援筆立成辭曰握筆題詩易荷戈征戍難慣從鴛被暖怯向雁門寒瘦盡寛衣帶啼多漬枕檀試留青黛著回日畫眉看又令代妻作答曰蓬鬢荆釵世所稀布裙猶是嫁時衣胡麻好種無人種合是歸時底不歸滔遺以束帛放歸唐詩紀事

朱昆田原按計有功紀事標曰河北人而洪景盧萬首唐人絶句作幽州士子詩

補鄭義宗妻盧氏幽州范陽人盧彦衡之女也事舅姑甚得婦道常夜有强盗數十人持杖鼓譟踰垣而入家人悉奔竄惟姑獨在室盧冐白刃往至姑側為賊捶擊之幾至于死賊去家人問曰羣兇横擾人盡奔逃何獨不懼答曰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以其仁義也昔宋伯姬守義赴火流稱至今吾雖不敏安敢忘義且隣里有

急尚相赴救況在于姑而可委棄萬一危禍豈宜獨生其姑云古人稱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吾今乃知盧新婦之心矣舊唐書烈女傳

補韋雍妻蕭氏雍故太子賓客張宏靖鎮幽州日奏授觀察判官攝監察御史時屬朝廷制置未備幽州俗本兇悍尤不樂文儒爲主帥賓佐習于常態忽其變通議論不容卒然起亂雍時家亦從刼蕭氏聞難號呼專執夫袂左右格去以死不從及雍臨刃蕭氏涕而告曰妾

不幸年少義不苟活今日之事願先就死執刃者斷其臂而殺雍蕭氏辭氣不撓雖兇悍圍視無不嗟歎其夕蕭氏亦卒太和六年節度使楊志誠表明其事因降勑追封蘭陵縣君同上

補唐德宗朝有將尉遲青素善觱篥時幽州有王麻奴河北推為第一手後訪尉遲令於高般涉調中吹勒部羝曲曲終尉遲頷頤而已謂麻奴曰何必高般涉也即自取銀字管于般涉調中吹之麻奴拱聽愧謝曰自此

不復言音律矣 樂書

補沙門道昭出家住太行山四十年戒行精苦往往言人將來之事初若隱晦後皆明驗嘗有客張氏不記名僧謂曰君慎不可食祿范陽四月八日得疾嘗不可救其年張赴選授虢州盧氏縣令到任兩日而卒果四月八日也人方悟范陽即盧氏縣云 前定錄

補清河崔廣宗開元中爲薊縣令犯法張守珪梟其首形體不死舁歸飢即畫地作飢字家人進食于頸孔中飽即書止字家人等有過犯書令決之如是三四歲世情不替更生一男一日書地云後日當死如其言 廣

異記

補天寶中安祿山自范陽入覲貢白玉簫管數百陳于

梨園　樂書　此條原在物產門今移改

補孫佺為幽州都督五月北征李處郁諫曰五月南方火北方水火入水必滅且殆若入燕百無一全佺不從果没八萬人山東謂温飯為殆幽州以北並為燕地故云　朝野僉載　此條原在世紀門今移改

臣等謹按孫佺舊唐書作孫儉

補佺之入賊也薛納與之書曰季月不可入賊大凶也佺曰六月宣王北伐納何所知出軍日有白虹垂頭于軍門其夜大星落于營内兵將無敢言者軍行後幽州界内烏鵲鵰鳶並失皆隨軍去經二旬而軍没烏鳶食

其內馬　朝野僉載　此條原在世紀門今移改

臣等謹按以上皆敘唐時雜事

原劉仁恭微時曾夢佛旛於手指飛出占者曰君年四十九必有旌幢之貴後如其說果為幽帥焉　北夢瑣言　此條原在世紀門今移改

補李匡威少年好勇不拘小節以飲博為事一日與諸遊俠輩釣于桑乾河赤欄橋之側自以酒酹地曰吾若有幽州節制分則獲大魚果釣得魚長三尺　北夢瑣言

原幽州從事溫璉燕人也以儒學稱與瀛王馮道幼相

善曾經兵亂有賣漆燈椀于市者璉以為鐵也遂數錢買之累日家人用然膏燭因拂拭乃知銀也大小觀之皆歡喜璉閔然曰非義之物安可寶遂訪賣主還之彼曰某自不識鬻于市郎中厚加酬直非强買也不敢復收璉固還之乃拜受而去别賣四五萬將其半謝之璉終不納遂施于僧寺冀祝璉之壽也當時罔不推服後官至尚書侍郎卒劉氏耳目記

原晉天福三年與遼和欲遣輔相趙瑩桑維翰咸懼將

命馮道與諸公中書食訖索紙一幅書云道去即遣人語妻子不復歸家舍都亭驛不數日即行北地寒甚遼賜道錦襖羊狐貂衾各一每入謁悉服四襖夜宿館中並覆三衾賦詩云朝披四襖專藏手夜覆三衾怕露頭

叢苑

補胡瓌范陽人工畫蕃馬雖繁富細巧而用筆清勁至于穹廬什器射獵生死物靡不精奇凡畫駝馬駿尾人衣毛毳以狼毫縛筆疏渲之取其纖健也有陰山七騎

下程控馬射雕等圖傳于世子虔有父風圖畫見聞志

補劉守光之僭號也莊宗遣太原少尹李承勳往使向其爨端承勳至幽州見守光如藩方交聘之禮謁者曰燕王為帝矣可行朝禮承勳曰吾大國使人太原亞尹唐帝所授燕主自可臣其部人安可臣我哉守光聞之不悅拘留于獄數日而訊之曰臣我乎承勳曰燕君能臣我王則吾臣之吾有死而已安敢辱命會王師討守光承勳竟歿于燕中五代舊史

補周世宗末年大舉以取幽州遼聞其親征君臣恐懼沿邊城壘皆望風而下凡蕃部之在幽州者亦連宵遁去車駕至瓦橋關探邏得實甚喜以爲大勳必集因登高阜以觀六師頃之有父老百餘輩持牛酒以獻世宗問曰此地何名對曰歷世相傳謂之病龍臺世宗黙然遽上馬馳去是夜聖體不豫即詔回戈未到闕而晏駕初幽州聞車駕將至父老竊議曰天子姓柴幽州爲燕燕者亦烟火之謂也柴入火不利之兆安得成功卒如其言五代史補此條原在世紀門今移改

臣等謹按以上皆叙五代雜事

原盧文進幽州人至江南李氏封范陽王嘗云陷遼中屢入絶塞正晝方獵忽天色晦黑衆星燦然問蕃人云

所謂筸却日也以此為常頃之乃明方午也南部新書

臣等謹按此條叙南唐雜事

欽定日下舊聞考卷一百五十八

欽定日下舊聞考卷一百五十八舉正

汲水原書汲訛作沒今改 李叔詹條

欽定日下舊聞考卷一百五十八舉正

欽定日下舊聞考卷一百五十九

雜綴三

原漢雲臺功臣二十八人冠恂子翼上谷昌平人葢延巨卿漁陽要陽人王梁君嚴漁陽安陽人幽州居其三

魏高允作徵士頌合三十四人中書侍郎固安侯范陽盧元子真河内太守丁樂侯廣寧燕崇元畧上黨太守高邑侯廣寧常陟公山輔國大將軍從事中郎范陽祖

邁征東大將軍從事中郎范陽祖侃士倫中書郎燕郡劉遐彦鑒中書郎上谷張誕叔術大司馬從事中郎上谷侯㸌幽州居其八至于宋初五竇二宋二扈而外文則趙普呂餘慶呂端邊歸讜趙上交劉載劇可久武則趙贊劉廷讓高彦暉李懐忠田重進劉重進李瓊張暉馬全義劉審瓊張藏英董遵誨燕之人才亦可謂盛矣

函山旅話

原潘佑幽州人其母方娠夢古衣冠人告曰我顔延之也與夫人為子及生七歲始能語曰兒誤傷白龍為上

帝所罰也因吟詩云朝遊滄海東暮歸何太速祇因騎折白龍腰謫向人間三十六後果以三十六歲死南唐書

原太宗親征遼御製詩有鑾輿臨紫塞朔野凍雲飛之句遂命何蒙進鑾輿臨塞賦朔雲飛詩蒙得句云塞日穿痕斷邊雲背影飛又云縹緲隨黃屋陰沈護御衣名對嘉賞授贊善玉壺清話

原先公在燕山赴北人張總侍御家集出侍兒佐酒中有一人意狀摧抑可憐叩其故乃宣和殿小宫姬也坐

客翰林直學士吴激作詞云南朝千古傷心地還唱後庭花舊時王謝堂前燕子飛入人家恍然在遇天姿勝雪宫鬢堆鴉江州司馬青衫淚濕同是天涯詞名人月圓聞者揮涕容齋隨筆

原汴梁宋時宫殿凡樓觀棟宇牕戶往往題燕用二字意必當時人匠姓名耳及金海陵修治燕都擇汴宫牕戶刻鏤工巧以往始知興廢皆定數此即先兆也癸辛雜識

補高益涿郡人工畫佛道鬼神番漢人馬太祖朝潛歸

京師始貨藥以自給每售藥必畫鬼神或犬馬於紙上藉藥與之由是稍稍知名時太祖在潛邸外戚孫氏喜畫因厚遇益請為圖畫未幾太宗龍飛孫氏以益所畫搜山圖進上遂授翰林待詔後被旨畫大相國寺行廊阿育王等變相暨熾盛光九曜等有位置小本藏于內府後寺廊兩經廢置皆飭後輩名手依樣臨倣又畫崇夏寺大殿善神筆力絕人有南國鬭象衛士騎射番漢出獵等圖傳于世圖畫見聞志

補涿郡高益工畫道釋鬼神番漢人馬用墨重傅色輕變通應手不拘一態圖繪寶鑑

補吳九州燕人善畫鹿窮盡番鹿之態牛鹿馬鹿養茸退角老嫩之別無不曲盡其似畫繼

補燕京布衣常思言善畫山水林木求之者甚衆然必樂與即為之既不可以利誘復不可以勢動此其所以難得也圖畫見聞志

補董遵誨世居幽州其母在遼太祖令人賂邊民使迎

其母送于遵誨遵誨遣外弟劉綜貢馬以謝上解所服真珠盤龍衣命齎賜之綜曰遵誨人臣豈敢當此上曰吾委以方面不比嫌也隆平集

補宣和中師復幽燕獲耶律德光所取古寶玉尊形製與黄目等瑩然無少玷缺在廷莫知所用帝獨識爲周之灌尊乃詔禮官圜丘祭天之器仿古畫用吉玉籀史

補燕氏有二有姬姓之燕有姞姓之燕南燕北燕皆爲燕氏此異姓而同氏者漢有功臣宜城侯燕倉後漢中

郎將燕瑗北齊有右僕射燕子獻唐有補闕燕欽融宋朝有龍圖閣學士燕肅望出上谷范陽通志氏族畧

原太宗征幽州曹翰為東路豪寨總管善風角一夕角聲送風至帳翰促令環帶曰寇至之兆也未幾果然大敗寇兵于城下　王壺清話

原太平興國四年六月庚申車駕北征丁卯次岐溝關戊辰上次涿州巳巳次鹽溝庚午至幽州城南駐蹕寶光寺癸未幸城西隅督諸將攻城命曹翰米信率兵屯東南隅軍士掘蟹以獻翰謂諸將曰水物而陸居失其所也且多足慮救將至且蟹者解也其班師乎甲申上以幽州城踰旬不下遂詔班師　太平治迹統類

補六年四月戊申知燕山府王安中奏府西香山寺在府天寧壽觀昊天延壽寺甘露降奉旨許拜表稱賀　北盟會編　以上三條原在世紀門今移改

原錢塘汪元量字大有以善琴受知宋主國亡奉三宮留燕甚久世祖皇帝嘗命奏琴因賜爲黄冠師南歸時幼主瀛國公福王平原郡公趙與芮駙馬右丞楊鎮故相吳堅留夢炎參政家鉉翁文及翁提刑陳杰貴陽夢炎與宮人王昭儀清惠以下二十有九人分韻賦詩以餞其行　金臺集

原水雲留金臺一紀琴書相與無虛日秋風天際東書告行此懷愴然定知夜夢先過黄河也一時同人以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分韻賦詩爲贈王清惠詩云朔風獵獵割人面萬里歸人淚如霰江南江北路茫茫粟酒千鍾爲君勸陳直淑詩云天中雪子落紛紛坐擁貂裘坐夜分明日馬頭南地去琴邊應是有文君黄慧真詩云萬疊燕山冰雪勁萬里長城風雨横君衣雲錦勒花驄此酒一杯何日更何鳳儀詩云十年燕客身如病一曲剡溪心不競憑君寄語雪梅仙天理見時人事盡周靜真詩云燕山雪花大如席馬上吟詩無

紙筆他年若遇隴頭人折寄梅枝須一一葉靜慧詩云塞上砧聲響似雷憐君騎馬望南回今宵且向穹廬醉後夜相思無此杯孔清真詩云瘦馬長吟蹇驢吼坐聽三軍擊刁斗歸人鞍馬不須忙為我更酧蒲萄酒鄭惠真詩云琵琶撥盡昭君泣蘆葉吹殘蔡琰啼歸見林逋煩說似唐僧三藏入天西方妙靜詩云萬里長城風淅淅一望薊州雲幕幕君今得志歸故鄉反鎖衡門勿輕出翁懿淑詩云金門夜醉紫霞觴乞得黃冠歸故鄉一似陳摶歸華嶽又如李泌過衡陽章妙懿詩云一從騎馬逐鈴鑾過了千山又萬山君已歸裝向南去不堪腸斷唱陽關將懿順詩云十年牢落醉穹廬不用歸榮駟馬車他日倘思人在北音書還寄雁來無林順德詩云歸舟夜泊西興渡坐看潮來又潮去江草江花春復春山青水綠元如故袁正淑詩云抱琴歸去海東濱莫逐成連覓子春十里西湖明月在孤山尋訪種梅人又章麗貞長相思云吳山秋越山秋吳越兩山相對愁長江

不盡流風颸颸雨颸颸萬里歸人空白頭南冠泣楚囚
哀正真詞云南高峰北高峰雲淡濃峰雲淡濃湖山圖
畫中采芙蓉賞芙蓉小小江船西復東相思無路通金
德淑望江南詞云春睡起積雪滿燕山萬里長城橫縞
帶六街燈火已闌珊人在玉樓閒元量既歸杭作懷舊
一剪梅云十年愁眼淚交加今日思家明日思家一團
燕月照牕紗樓上蘆笳塞上蘆笳玉人勸我酌流霞急
撚琵琶緩撚琵琶一從別後各天涯欲寄梅花難寄梅
花　湖山類稿　以上二
條原在存疑門今移改

朱彝尊原按宋少帝三宮入燕元世祖命宰相出
通州迎接黄羅張幔先燕三宮於會同館然後十
次開筵月支糧萬石日支羊肉六千斤俱見於汪

水雲詩集其待亡國君臣有禮矣水雲南歸少主平原公以下及宫嬪一十七人咸賦詩詞祖道更見當日文網之踈水雲歸後少帝有詩云寄語林和靖梅花幾度開黄金臺下客應是不歸來其辭凄斷葢即懐水雲作也

臣等謹按以上各條皆叙宋時雜事

原吳王遣使遺太祖以猛火油曰攻城以油然火焚樓櫓敵以水沃之火愈熾太祖大喜即選騎二萬欲攻幽

州后哂之曰豈有試油而攻一國乎因指帳前樹謂太祖曰此樹無皮可以生乎太祖曰不可后曰幽州城亦猶是耳吾但以三千騎伏其傍掠其四野使城中無食不過數旬城自困矣何必如此躁動輕舉萬一不勝為中國笑吾部落亦解體矣太祖乃止遼志

補幽州僧行均集佛書中字為切韻訓詁凡十六萬字分四卷號龍龕手鏡燕僧智光為之序遼重熙二年集夢溪筆談

補龍龕手鏡三卷遼僧行均撰凡二萬六千四百三十字注十六萬三千一百餘字僧智光為之序後題云統和十五年丁酉晁氏讀書志

原遼待南使樂列三百餘人舞者更無回旋止於頓挫伸縮手足而已畫墁録

原遼曲宴宋使酒一行觱篥起歌酒三行手伎入酒四行琵琶獨彈然後食入雜劇進繼以吹笙彈箏歌擊架樂角觝王介甫詩涿州沙上飲盤桓看舞春風小契丹蓋記其事也至范致能北使有鷓鴣天詞亦云休舞銀貂小契丹滿堂賓客盡闕山則金元燕賓或襲為故事未可定耳渌水亭雜識

原章頻使遼至紫濛館卒遼遣内使就館奠祭命接伴副使護其喪以錦車駕槖駝載至中京又具鼓吹羽葆吏士持甲兵衛送至白溝宋史 以上三條原在宮室門今移改

朱彝尊原按韓魏公安陽集有奉使過紫濛遇風詩元混一方輿勝覽載入太興府今莫詳其處矣

臣等謹按以上各條皆叙遼代雜事

原范陽趙元天會間同知薊州事有賊殺人横道官吏圜視莫知所為路人耕夫聚觀甚衆元指田中釋耒而

來者曰此賊也叱左右縛之遂伏僚吏問其故元曰偶得于眉睫間耳金史

原王啟字希畢大興人正隆二年進士章宗即位遷工部侍郎即以河南北路提刑使拜吏部尚書使宋使還出為絳陽軍節度使致仕還鄉里與左丞董公參政馬公宣徽盧公尚書郭公為九老會中州集

原趙質字景道遼相思溫之裔大定末舉進士不第隱居燕城南教授為業明昌間章宗游春水過馬聞絃誦

聲幸其齋舍見壁所題詩諷詠久之召至行殿命之官固辭曰臣僻性野逸志在長林豐草金鑣玉絡非所願也上益奇之賜田畝千復之終身金史隱逸傳

原武清張潛幼有志節慕荆軻聶政為人年三十始折節讀書時人高其行諠目曰張古人金史孝友傳

原宛平張孝善有子曰合得大定十二年三月旦以疾死至暮復活云本是良鄉人王建子喜兒而喜兒前三年已死建驗以家事能具道之尚書省奏此盖假尸還

魂擬付王建為子曰若是則姦倖小人競生詐偽黷亂人倫止付孝善金史五行志

補遼季年常勝軍校麗太保妻耶律氏詣燕山樂先生卜肆問命卦成樂驚曰平生所閲人無如夫人之貴非后妃不足以當之今服飾若此何也耶律笑曰吾夫一營卒耳近以微功方遷隊首猶未免飢寒安望王侯樂曰夫人不大貴吾當焚五行之書既而金人滅遼首領烏珠至燕見耶律氏美納之而殺其夫後封越國王妃

妃方頤修頷明眸華髮權畧過男子烏珠鶯畏之先公在燕時熟識其狀予奉使日接伴使曰工部侍郎罷顯忠蓋耶律在罷氏時所生也夷堅志

補張維字正綸燕山三河人家君初出使至太原維以陽曲主簿館伴嘗言宣和乙巳同邑有村民頗知書以耕為業年六十餘一夕驚魘而覺戰栗不自持謂其妻曰吾命止此矣妻驚詰其故曰適夢行田間見道上有七騎内一白衣乘白馬怒謂我曰汝前身為唐蔡州卒吳元濟叛我以王民治塹為汝所殺我啣恨久矣今方得見雖隔世猶當償我命引弓射我心因顛仆而寤吾必不免明日當遠竄以避此患妻云夢耳安足信汝妄思所致民益恐未旦而起其家甚貧止令小孫攜被欲往六十里外一親故家避之行草徑三十餘里方出官

道有二十里許遇數人同行忽有騎馳至連叱衆住行者皆止此民回視正見七騎内一白衣人騎馬宛如夢中所見因大駭絶道奔走騎屬聲呵止之不聽白衣大怒曰此煞可惡人遂鞭馬逐之引弓射心應弦而斃

同上

原大安三年二月大風從西北來發屋拔木吹清夷門闕折 金史五行志 此條原在世紀門今移改

補特嘉君實女真人居燕城畫竹學劉自然頗有意趣

圖繪寶鑑 按特嘉姓也舊作赤盞今從八旗姓譜改正

補澤州李俊民用章舉承安五年進士第一金亡後其同年三十三人惟高平趙楠僅存又挈家之燕京俊民

感舊游以詩題登科記後云試將小録問同年風采依稀墮目前三十一人今鬼録與君雖在各華顛又云君還攜幼去幽燕我向荒山學種田千里暮鴻行斷處碧雲容易作愁天録中張孺卿介甫晁李中寳臣伯德維公理孔天昭文安王毅知剛趙銖敬之皆中都大興府人函山旅話

補元裕之寄書耶律中書薦當時士大夫在河朔者固安李天翼漁陽趙鑄燕人張舜俞曹居一王鑄且曰凡

此諸人雖其學業操行參差不齊要皆天民之秀有用于世者也按虞文靖學古録有田氏先友翰墨序稱彰德田師孟緝其先友手翰中有劉伯熙字善甫曹居一字通甫趙著字光祖俱燕人其稱著曰大俠按元集作鑄者字才卿别是一人也同上

臣等謹按以上各條皆叙金代雜事

原槜李顧瀾白入京獻燕都賦翰長元公復初不喜曰今大朝四海一統六合一家燕蓋昔時戰國名何燕之

稱慚恨而歸輟耕錄

原燕人王鐸字振之嗜古成癖慕米元章為人以賂求為襄陽令後果得之號王襄陽研北雜志

原房山高克恭彥敬有二琴其一後題金儒鳴玉唐大中五年處士金儒斵此琴其名鳴玉下刻高士談家寶藏六字已為人削去尚存書跡琴乃宣和御府故物後歸于金高士談者金人以與宋通被殺故或者惡而去之其色赤如新栗殼斷文隱起如蛇蚹奇物也其一三

足鼎峙皆美玉咸通中張鋮斵款用小篆精妙又有銘文漫漶不可識雲煙過眼錄

原李仲賓在燕為太常令史太常官廨向為大興獄開有物怪往往能殺人時年少氣壯勇方秋初一夕守宿官舍一僕自隨亦以暑甚出外舍遂獨據炕酣寢至夜半忽房門軋然有聲而開驚覺則胸間憒悶若壓氣不甦醒極力微開目見一人黑色乘微月窣窣有聲而前既進復退於是恐甚極力瞠目起坐則房門未嘗啓也頃之其人復來思有以禦之適無他物僅有皮靴一隻於其前俟其稍近以靴擲之劃然有聲如雉鳴用手斜拉牕眼而去至曉覩之其手拉牕處每牕眼皆圓竅數十破處皆如一紙雖破而不脫竟不知為何怪也癸辛雜識

原聖朝建都燕山民物日富八九十歲翁朝廷優之歲時得升殿上上皇帝壽每大朝會百官衣朝服鞠躬以進視班次惟謹毋敢越尺寸而諸耆老高幘博褐從容暇豫以舊後先門者不加誰何俟百官退乃陟峻陛承清光歸而娛嬉井陌大駕出宮則龎眉黃髮序勾陳環衛間見者咸曰樂哉太平之民也張進中居京師有年耆老之一進中字子正善為筆管以堅竹毫以鼬鼠極精鋭宜書人爭售之淇上王仲謀上黨宋齊彥吳興趙

子昂皆與之善尚方時有所需非進中所為者不用也進中自持筆以入必賜以酒年益高被璽書蠲其徭役至八十以終延祐七年葬宛平縣岡村 文翰類選

原燕山項氏其夫江南人行賈燕薊間聘項與居未幾夫死項時年二十奉柩回江南誓以夫餘資養姑以自終比至姑已改適勵志子居以守夫祀盱江李宗列閔其事而賦之詩曰少無依倚老何堪白髮婆娑亂不簪夢裏尚思江北好悔將夫骨葬江南 輟耕錄

原姚文公為承旨一日玉堂燕集聲伎畢奏有真真者操南音公疑而問之泣對曰妾建寧人西山之苗裔也父司苑庫於濟寧坐盜用官財賣妾以償遂流落娼家公憫之遣使白丞相三寶奴為落籍且謂翰林屬官王棣曰汝無妻以此女配汝吾即其父也貲裝皆出于公棣字棣華後官至翰林待制　篔谷筆談　按三寶奴舊作三寶努今對音譯改

原樊事真京師名妓也周仲宏參議嬖之周歸江南樊飲餞于齊化門外周曰別後善自保持樊以酒酹地曰妾若負君當刳一目謝君子亡何有權豪子來為母所逼後周來京師樊曰非不保持卒為豪勢所逼昔日之誓豈徒設哉乃抽金篦刺左目流血遍地好事者編雜劇曰樊事真金篦刺目　青樓集

原宛平李通知音善歌其音屬羽如玉笙之吹瓊館清而且潤名貫薊北又有王善甫俞允中俞景中靳士名梅景初皆宛平人劉彥達李時敬通州人王均佐遵化

人 噛餘譜

原燕京昔有一雄象甚大凡傷死數人官吏欲殺之不得已乃明其罪象遂弭帖就殺凡得象油四十八大甕 癸辛雜識

原昌平紅崖谷有茅菴修道者持行甚嚴深夜有美婦人叩門求宿時天寒道人憐而納焉婦動以言道人不為亂移時婦腹痛産嬰兒于盆詰旦婦抱兒去道人惡盆中汚覆諸澗誤染左手及視之五指皆金復視澗際泥沙亦盡金色 昌平州志

原至元三年夏大都桑果葉皆有黄色龍文 元史五行志

原至元五年京師童謡云白雁望南飛馬扎望北跳至正十五年京師童謡云一陣黄風一陣沙千里萬里無人家此皆詩妖也　同上

原元貞丙申秋大都南城武仲祥家有乳犬懷胎在脇下忽腫成瘡六七日後于瘡生五子色皆青蒼每當脊梁自項至尾生逆毛一道又數日瘡亦平復　輟耕録

原至正十一年京師齊化門東街一婦人生髭鬚長一尺餘　草木子

原漁陽鮮于樞伯機于廢圃中得怪松一株移植所居傍名之曰支離叟名其齋曰困學又作霜鶴堂落成之日會者凡十有二人楊子構趙明叔郭右之燕公楠高彦敬李仲賓趙子昂子俊張師道石民瞻吴和之薩天

錫研北雜志

原梁有字九思平章梁文節公之孫世居幽州之南城不求聞達教授生徒百餘人奉母至孝天歷間奉勅河南北録金石刻于濟州得漢刻九通于泗水之中共録金石刻三萬餘通上進其副類為二百卷曰文海英瀾又修續列仙傳二十卷金臺集

朱彝尊原按今濟寧州學宫尚存漢碑五通當即九思得于泗水者也

補僧智海居燕中善畫墨竹學海雲禪（圖繪寶鑑）

補元之平宋也降表僉謝后名汪元量詩侍臣已寫歸降表臣妾簽名謝道清是也元量别字水雲宋末以善琴供奉國亡隨三宮入燕久之請為黃冠南歸藏有賜硯背刻天賜永寶四字八分書右刻水雲二篆字左刻楷書絶句云斧柯片石伴幽閒堪與遺民共號頑試憶當年承賜事墨痕如淚盡成班其北征古詩云北帥有嚴程挽我投燕京挾此萬卷書明發萬里行則硯必並

載入燕以詩書授瀛國公皆此硯矣

補李嘉謨以鄉役部發歳運至元都常夜對月獨歌曰萬里倦行役秋來瘦幾分因看河北月忽憶海東雲夜静聞隣婦有倚樓泣者明日訪其家則宋舊宫人金德淑也因過叩之德淑曰客非昨暮悲歌人乎李答曰昨所歌詩實非己作有同舟人自杭來每吟此句故能記之爾德淑泣曰此亡宋昭儀黄恵清寄汪水雲詩我亦宋宫人也昭儀舊同供奉極相親愛今各流落異鄉彼

且為泉下人矣夜聞君歌其詩不勝悽感因言當日吾輩皆有詩贈水雲乃自舉所作望江南詞歌畢又泣下

金姬
別傳

補古妓女多以雙字名南齊則蘇小小唐有薛瓊瓊關盼盼張好好李端端王蓮蓮鄭舉舉張住住王蘇蘇曹保保張紅紅宋有李師師毛惜惜楊愛愛唐安安至元人尚詞曲青樓得名者如趙真真于盼盼于心心李心心魏道道汪憐憐顧山山馮六六孫秀秀荊堅堅李當當皆大都妓餘未能悉數也　花南老屋歲鈔

補孫秀秀都下小旦色也名公巨卿多愛重之京師諺曰人間孫秀秀天上鬼婆婆　青樓集

補燕人何失世以織紗縠為業與張進忠製箏齊名失

獨工詩其燕都雜題詩云一夜春陰徹曉寒玉山無奈酒杯乾青蛾知有愁多少狼藉殘粧懶對看揭徯斯贈詩云心事巢由上文章陶阮間其為士大夫所重如此

宋元詩會箋

補元人善畫者多其在大都山水則劉融伯熙喬達達之韓紹煜子華高克恭彥敬李希閔克孝竹石則李衎仲賓于士行遵道張德琪廷玉李有仲方劉德淵仲淵及張敏夫高吉甫劉廣之花果則謝佑之人物則李士

傳傳寫則焦善甫冷起巖而浮屠羽士之善繪事者不與焉粉墨春秋

補喬達字達之燕人官至翰林直學士善丹青山水學李成墨竹學王庭筠後便學文同竹派

補李衎仲賓畫竹其初專學黃華老人見文湖州墨竹數十本皆以為不佳且疑東坡山谷與湖州文字交特多曲筆過與也錢唐王子慶謂曰予所見皆非真湖州筆耳持一幅示之竹凡五竿濃淡相依枝葉間錯轉折向

背款側低昂各有態度于是吽絶深悔從前議論之非用油紙臨摹髣髴攜歸盡力學之又獲三本又得南唐李頗叢竹圖蕭協律筍竹圖參閱衆妙而後成家六研齋筆記

補至正二十五年夏五月大都雨毛長尺許或曰龍鬚也拾而祀之　草木子

補范益精于醫脈元至正間為大都醫官年七十矣有老嫗曉詣其門曰家有二女病欲延公往治之問其家何在曰西山益憚途遠以老辭曰可擕來就診耳嫗去良久擕二女至皆少艾益診之噩然曰何以俱非人脈謂嫗爾無隱當實告我嫗曰妾實非人乃西山老狐也知公神術能生吾女故來投今已覺露幸仁人憐之益曰濟物吾心也固不爾拒然此禁城中帝王所在百神呵護爾何得至此嫗曰眞天子自在濠州城隍社令皆

移守于彼此閒空虛故吾得出入益興其言授以樂妪及二女拜辭去是時太祖龍潜淮右云　庚巳編

補元人雜劇喬孟符有黄金臺沈和甫有燕山逢故人又無名子有燕山夢皆演大都舊事也　朔紀

補唐設九科童子居其一員半千楊炯吴通元裴耀卿李泌劉晏皆由是舉宋財楊億宋綬晏殊李淑均以童子出身然漢有童子郎梁有童子奉車郎以童子拜官者古矣元童子科見于選舉志一十六人仁宗延祐七年舉陳聃則大興人也　函山旅話

補節婦魏阿張大都路在警巡院咸寧坊人適魏明子蔓其夫不事家業取回回債銀二定將魏蔓監收晝夜拏鎖逃竄不知所往阿張父為代還蔓有老母阿張孝養甘旨不闕十餘年後其夫還家復合生一子至元三年夫病故賃房以居其子七歲老姑年九十五歲依舊孝養本坊巷長朱進社長何常等具狀轉聞詔加旌表以厲風俗元典章

朱昆田原按此則元時旌表節婦初不限年歲也

補燕留守府參謀劉正卿坐事就死屬其孫于友人姜迪祿既籍沒姜為伸理其子達官怒其僭張弓擬之姜不少懼即裸胷以逆遂義而從其請自是姜以義烈聞燕趙間後折節從趙雲夢學非其義一介不取諸人丞相史公賢之以賓客禮馬姜世燕人子尚其字秋澗集

補元王文定惲碑陰先友記内曹居一通甫盧武賢叔賢王信信之李班晉伯皆燕人函山旅話

原宫中制五雲車車有五箱以火樹為檻式烏稜為輪

轅頂懸明珠張翠羽蓋中箱為帝座外四箱為妃嬪坐每晦夜遊幸苑中御此以行不用燈燭元掖庭記凡條原在宮室門今移改

補元李仲賓衍父少孤貧居燕城中荒地多枸杞一日踰隣寺頹垣往采杞子日正午方行百餘步忽迷失故道但見廣沙莽莽非平日經行境界心甚異之舉頭見日色昏猶能認大悲閣為所居之地遂向日南行循閣以尋歸路忽見一壯夫白帶方中步武甚健厲聲問往何方方錯愕間遽以手捶其胸李素多力善搏急用拳捶之其人仆已失其首心知為鬼物然猶踉蹌相向李復以拳仆之隨仆隨起者十餘次其人遂似怒而去既稍前則無首者踞坐大石上以俟意將甘心焉然路所必經勢不容避忽記腰間有采杞之斧遂持以前其人

果起而近之遂斧其頸鏗然有聲乃在青石上其人寂然不見而異境亦還元覩乃私識其處而歸家人見其神采委頓問之則不能語越宿方能道所以遂偕數人往訪其處果有斧痕在石上遂啟其石下乃習井井中皆枯骸也詢之蓋亡金兵亂中死者遂函其骨遷窆他所後亦無他癸辛雜記

補大都玉馬坊耿氏石獅猛水出如霧予時為御史目覩其事耿出微賤而遽當台鉉此駭得不祥之極也秋澗集以上二條原在存疑門今移改

臣等謹按以上各條皆叙元代雜事

欽定日下舊聞考卷一百五十九

欽定日下舊聞考卷一百六十

雜綴四

原太宗在藩邸有風李秀者啟上某地貴不可言殿下寧有可葬者乎上怪其不祥曰無之秀曰固也第不知殿下乳母誰與上曰死矣藁葬于其原秀請更葬上從之其地去西山四十里平壤間即聖夫人墓人呼妳母墳是已　九朝野記

原宣德七年賜御用太監王瑾銀記四曰忠肝義膽曰金貂貴客曰忠誠自勵曰心跡雙清又司禮太監金英范宏各有銀記之賜景廟于興安王誠舒良輩亦有賜憲廟賜司禮太監譚昌牙記二曰忠誠不急曰謙亨忠敬銀記一曰才華明敏石記一曰補衮宣化世廟賜司

禮太監張佐銀記四曰集謀補德曰端忠誠慎曰補忠曰勵忠賜麥福銀記一曰公勤端慎右皆見墓碑中國史所不載然則内臣膺賜者不止此矣　明典彙

原正統末京師旱街巷小兒為土龍禱雨拜而歌曰雨帝雨帝城隍土地雨若再來還我土地成羣謡呼不知所起未幾有監國即位之事繼又有復辟之舉說者謂雨帝者與弟城隍者郕王再來還土地復辟也以謡為有徵也　九朝野記

原景泰二年王威寧越廷試時疾風吹其卷起失之因乞他卷成文奏上登第後琉球國得其卷遣使入奏

耳譚

原中官阿丑善詼諧每于上前作院本頗有東方朔譎諫之風汪直用事勢傾中外一日丑作醉人酗酒一人佯曰某官至酗駡如故又曰駕至酗亦如故又曰汪太監來矣醉者驚迫帖然旁一人曰駕至不懼而懼汪太監何也曰吾知有汪太監不知有天子時王越陳鉞媚

直結為死黨毋復作直特雙斧趨蹌而行或問故荅曰吾將兵惟仗此兩鉞耳問鉞何名曰王鉞陳鉞也上微哂馬朱永掌十二團營役兵治私第毋作儒生高吟曰六千兵散楚歌聲一八曰八千爭之不已丑徐曰汝不知二千在保國公家蓋房子上密遣尚銘察之保國即撤工成化末年刑政多頗毋于上前作六部差遣狀命精擇之既得一人問其姓名曰公論主者曰公論如今無用次一人曰公道主者曰公道如今亦難行最後一人曰胡塗主者首肯曰胡塗如今儘去得上亦微哂而已　　貂璫史鑑

原成化間都下諺云聾英房梁芳馬尚銘銀子似磚瓦嘉靖間都下又有諺云滕太監房麥太監馬高太監金銀似磚瓦滕名祥御用監麥名福掌團營高名忠內臣監督諸工者　　宙載

原平江伯陳睿好飲涼酒京師謠曰平江不飲熱酒怕

火節弘治庚申火節兵勢頗張孝廟遣平江御之臨軒挂印平江畏怯失措跌而失印孝廟不樂尋竟以逗留削爵金臺記聞

原世廟宮人張氏無寵早卒後宮制凡殮者必索其身畔物得羅巾中有詩以聞于上上傷之以宮監不早聞杖殺數人此庚戌年事都下盛傳之詩曰悶倚雕闌强笑歌嬌姿無力怯宮羅欲將舊恨題紅葉只恐新愁上翠蛾雨過玉階天色淨風吹金鎖夜涼多從來不識君王面棄置其如薄命何耳譚

原萬歷中京師風霾二十二見最甚者四十六年三月庚午空有聲如波濤黃塵蔽天日色晦冥將昏東方電流如火赤光照地少頃西亦如之入雨濛濛如霧霰土氣襲人綏寇紀畧

補臻福堂西有一樹鐵雲板銜樹幹內俗露十之三蓋古物也　蠡隱集　原在明宮室門今移改

增明王熙宮承應有御前王留子雜劇王留見元曲是善撒科所云打牙諢匹者或曰天啟六年有鐘鼓司僉書王進朝綽號王瘤子善抹臉詼諧瘤子即留子　西河詩話

原天啟中都下造有天鑒錄點將錄崔呈秀密以付魏忠賢遂流入宮禁按籍以罪錄中諸人至崇禎年枚卜閣臣一時大僚及臺諫相搆不休其不得與會推者因造為二十四氣之目以搖惑中外其曰二十四氣者殺

氣吳甡棍氣孫晉戾氣金光宸陰氣章正宸妖氣吳昌時淫氣倪元璐瘴氣王錫衮時氣黄景昉獷氣馬嘉植賊氣楊枝起晦氣王士鎔霸氣倪仁楨疝氣周仲璉糞氣房之騏痰氣沈維炳毒氣姚思孝逆氣賀王盛臭氣房可壯望氣吳偉業雜氣馮元飈濁氣袁愷油氣徐汧穢氣瞿式耜尸氣錢元慤各有諢號中間賢不肖殽雜其指為淫氣逆氣油氣穢氣者其後皆死國難天鑒黜將二錄傳抄者衆故不具錄錄此以備野史之闕云　兩朝

識小錄

原崇禎十六年春京營巡捕軍夜宿碁盤街之西更初定一老人囑曰夜半子分有婦人縞素涕泣自西至東勿令過過者厄不淺雞鳴則免矣吾乃土神故以告也夜半果婦至軍如所戒不聽前五鼓偶睡熱婦折而東旋返蹴邏者醒之曰我喪門神也上帝命我刑罰此方若何聽老人言阻我災首及汝言畢不見邏者懼奔歸告家人言未終仆地死大疫乃作舉場左右人鬼錯雜薄暮人屏不行一時貿易多得紙錢乃置水投之有聲則錢無聲則紙大疫定後乃已　青燐屑

原崔子忠青蚓工圖繪為絕技有人欲得其畫者强之不可得山齋佛壁則往往有焉董文敏公謂其人文畫

皆非近世所常見青箱堂集

原京師瞽者李近樓籍錦衣千户善琵琶能左右手彈新聲古曲無不絶妙平生羈愁哀怨及人已胸中事皆於鳴弦鐵撥發之令人髪上指淚交下忽作魚山梵唄冷然孤僧雲水復作蘇臺園獵淒然百獸鳴嘷有言瞽者習琵琶穿被作二孔寒夜舒手出其中時時弄撥故幾于神若此耳譚

原閻子明善圍碁下子十餘便知勝負所在終日對局

令次第再布不差一子隆萬間為京師第一次者為方生棊象棊則有張京局將半即懸定幾十著後當用某著取勝他如王國用之吹簫劉善初之擊鼓蘇宣之投壺皆號一時絶技燕山叢錄

原京都人以都城内外所有作對偶其最可破顔者如臭水塘對香山寺奶子府對勇士營王姑菴對韋公寺珍珠酒對琥珀糖單牌樓對雙塔寺象棊餅對骨牌糕棊盤街對幡竿寺金山寺對玉河橋六科廊對四夷館

文官果對孩兒茶打秋風對撞太歲白靴校尉對紅盔將軍誠意高香對細心堅燭細皮薄脆對多肉餛飩椿樹餃兒對桃花燒賣天理肥皂對地道藥材香水混堂對醽醪酒館麻姑雙料酒對玫瑰灌香糖舊柴炭外廠對新蓮子衚衕奇味薏米酒對絕頂松蘿茶京城內外巡捕營對禮部南北會同館秉筆司禮僉書太監對帶刀散騎勳衛舍人　野獲編

補　文皇在燕邸時嘗微行遇一相字者書帛字與之其人即跪拜稱死罪王驚問故對曰皇頭帝脚必非常人

也字觸

補宣廟御筆山水人物花果翎毛草虫上有年月用廣

運之寶或用武英殿寶雍熙

世人圖書　續圖繪寶鑑

補韓秀實涿州人與商喜惟吉齊名畫人物亦佳尤善

畫馬　同上

補陳復啟鴻號坦坦居士燕山人長于畫山水松竹皆

有矩度亦精寫照弟後啟先詩文書畫與兄齊名　同上

補成化元年五月京師大風皇墻以西有聲如雨雹視

之皆黃泥丸子堅淨如櫻桃大破之中有硫黃氣可

齋筆記

補成化中京師黑眚見有物若狸或如犬其行如風倏

忽無定或侵人面或嚙人足　震澤長話

補成化丙申秋七月初旬京師　黑眚見時坊巷細民家男女夜多露宿忽有物負黑氣一片而來或自户牖入雖密室亦無不有至則人昏迷或手足或頭面或腹背被傷出黃水醒始覺傷亦不甚痛有見其狀者黑而小金睛修尾類犬狸滿城驚擾暮夜各持刀張燈自防凡有黑氣來輒鳴金擊鼓以逐之兼旬始息　瑣綴錄

補成化丁酉六月九日京師大雨雨中往往得錢王文恪鏊有詩紀事云蒼天似憫斯人困故向雲中撒與錢錢若了時民又困何如只賜與豐年　稗史彙編

補孝宗嘗問一內侍云在京各衙門官每日早起朝參日間坐衙其同年同僚與故鄉親舊亦須諳會那得工夫內侍答云惟是夜間飲酒孝宗曰各衙門差使缺人若是夜間飲酒騎馬醉歸何處覓燈燭今後各官飲酒回家逐鋪皆要籠燈傳送　自是兩京皆然雖風雪寒凜之夕夜半呼燈未嘗缺之　四友齋叢說

補大興劉公機為諸生時戲郡有鷹神乃一獵鷹也一日飛止公宅奴以糍飼之偶不潔鷹攫其奴若懲之者居數日呼公名語曰劉機大貴人他日當坐八人轎至南京語已飛去公後舉進士累官兵部尚書參贊南京機務如鷹語云　涉異志

補陳指揮鐸善詞曲又善嘲謔居京師作月令記二月下曰是月也壁蝨出溝中臭氣上騰妓鞾化為韈最善名狀鞾化為韈更可笑也　客坐贅語

補程篁墩沒後京師有雪夜祈仙者降筆云江山何日許重來白骨青燐事可哀吾黨莫憐清夢遠海東東去是蓬萊　才鬼記

補徐州鄧玉田扶乩仙于都下降筆云句漏山頭古洞天金堂玉室地相連門前千尺長松樹親手栽來不記年末書唐貞元道人　道聽錄

補嘉靖六年六月十九日京師雨錢惟軍職官屋上為多　稗史彙編

補楊爵用直言繫獄暴風連作都城皆恐呼為楊御史風　越章

補寳應陶成字懋學畫花鳥人物最工中式赴南宫試二月五日語其壻朱升之曰聞張家灣某氏丁香盛開子其從我游乎升之曰去試僅三日公無往成不許明旦升之他避成買輿徑去醉主人家五日及榜發升之登第其鄉人醵錢為賀曰公女壻捷矣幸為我輩作圖成曰善即舉筆畫丁香一本尤妙絶　稗史彚編

補宛平劉副使效祖仲修以才見抑罷歸寄情詞曲小

令可入元人之室如沈醉東風云東華路塵沙滾滾玉河橋車馬紛紛官高休羨榮命蹇須安分靠青山緊閉柴門閒把英雄細討論能幾個到頭安穩又一闋云門巷外旋栽楊柳池塘中新浴沙鷗半灣水繞村幾朶雲生岫愛村居景致風流閒啜盧仝茗一甌醉翁意何須在酒朝天子云景陽宮曉鐘鳴珂巷玉驄總是南柯夢生來無分紫泥封機巧成何用捉霧拿雲攀龍附鳳這心腸無半種拄一條瘦筇引一個小僮沿村疃瞧耕種

又一闋云喜碧山日親把銀魚早焚銷繳了功名分輅車鳩杖鹿皮巾也不讓黃金印晚景無多前程休問趁明時自在隱尋幾個故人團坐在蓽門嘗則把陰晴論入小山樂府中不能辨也昭陵嘗遣中使索其題冊呼曰念庵念庵副使别字也因賦詩云更生雙鬢已蕭騷敢謂文章擅彩毫過誤偶承明主問因緣不是欝輪袍

補燕人辥論道有林石逸興十卷皆雜曲也其玉抱肚

云神仙無分且藏身烟村水村看白鷗撞破殘霞靠青山界斷紅塵清風明月共三人去住悠悠一片雲又一闋云淒涼時候聽征鴻蕭蕭過樓映疎簾明月泠泠走空階落葉颼颼教人腸斷淚交流屈指歸期又半秋律以元音亦稱舍作問之都中故老蔑有知其姓氏者矣

同上

補上虞倪公元璐為祭酒時與温輔體仁忤將請告惠安鄭仰田者善拆字遇于官人席上初未通名取骰子

中以緋飾四者予卜鄭曰京官四品而掌印者惟祭酒爾公其祭酒僦公耶公頷之曰公必與當事忤姓名中帶骨字者其人也盖骰子骨所成而四面稜角不能刓圓以是知不合也又曰公意欲圖歸乎必得請矣骰體方類口四亦類口乃回字也後果然字觸

補萬歷丁亥金臺有婦人以羊毛遍鬻于市忽不見繼而都人身生泡瘤漸大痛死者甚衆瘤内惟有羊毛有道人傳一方以黑豆䕃麥為粉塗之毛落而愈名羊毛疔名醫類案

補天順間錦衣衛都指揮門達怙寵驕橫凡忤之者輒

喉覘卒潛致其罪逮捕考掠由是權傾一時言者結舌其同僚衣彬質直不屈乃誣以重情拷掠成獄内外究之莫或敢發京城有楊塤者戎伍之餘夫也素不識彬而為之上疏曰正統十四年車駕北狩從臣奔散逃生惟衣彬一人持校尉之役乃能保護聖躬備嘗艱苦及駕還復辟授職酬勞公論稱當今者無人奏劾卒然付獄拷掠備至罪定而後附律法司雖知其枉不敢辨明陷彬于死雖止一夫但傷公論人不自安乞以彬等御

前審録廡得明白擊登聞鼓以進仍赴衛獄達因是欲盡去異己者乃緩塤死使誣大學士李賢指使塤佯諾之達遂以聞命中貴三法司鞫于午門前塤乃直述所言皆出于己於賢無預達計不行而彬猶降黜居第盡毀未幾英宗升遐言者劾達罪舉塤事為證達謫死南丹彬得復舊職代達總衛事塤字景和父為漆工宣德間嘗遣人至倭國傳泥金畫漆之法以歸塤遂習之而自出己意以五色金鈿並施天真爛然倭人見之亦齰

指稱歎以為不可及成化初修英宗實録稱為義士云東海集

原内官同法司録囚始於正統六年凡大審錄内監奉旨出則齎勅張黄盖騎導于大理寺内為三尺壇中坐尚書都察院大理寺以次左右列坐御史郎中下捧牘立唯諾趨走惟謹三法司視成案有所出入若輕重倶目視太監太監意所不欲不敢忤也内監經奉命審錄者死則于暮寢畫壁南面坐旁列法司及御史刑部郎

引囚鞠躬聽命狀恚圖之示後世以為榮觀焉明一統志

補崇禎癸未京城大疫死者甚衆有全家數十口一夕俱斃者一人出買棺倂賣棺者同舁歸入室而買棺者忽不見始知亦鬼也日中市上所收錢審視則紙為之乃各置水一盂于門市者令投錢于水以驗真偽民間終夜擊銅鐵器以敺厲祟聲徹宮中上亦不禁命張真人建醮禳之無驗識者早有黍離之歎矣　白頭閒話

補王森原名石自然薊州皮工也路遇妖狐為鷹所搏狐求救于森森收之至家狐斷其尾相謝傳以妖香凡聞此香者心即迷惑妄有所見森依其術創為白蓮教自稱聞香教主立大小傳頭會首名色此奔彼引雲合響應頂禮皈依蔓延徧于京東西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四川六省不下二百萬人撮合俚言譌說刋作經文分授徒衆萬歷四十七年死于獄　說畧箋

補正德間朝廷開設酒館酒望云本店發賣四時荷花

高酒猶南人言蓮花白酒也又有二扁一云天下第一酒館一云四時應饑食店　暖姝由筆

補正德中錦衣衛千户順天李雄征西陣歿遺孤五人子二曰承祖曰亞奴女三曰桂英曰玉英曰桃英諸子皆前妻所產惟亞奴後妻焦氏生焦欲圖親兒繼襲雄死令承祖往戰場尋父骸骨覬其陷于非命而承祖竟抱骨以歸焦乃鴆死承祖支解而埋之又以桂英鬻豪家為婢玉英頗知典籍年十六伶仃窮迫作送春詩云柴門寂寂鎖殘春滿地榆錢不療貧雲髩霞裳伴泥土

野花何似一愁人又作別燕詩云新巢泥滿舊巢欹泥
滿疎簾欲掩遲愁對呢喃終一別畫堂依舊主人非焦
指詩詞謂有外通等情俾舅焦榕執送錦衣衛誣以姦
淫不孝擬凌遲嘉靖四年夏差太監審錄罪囚凡有事
枉人究許行陳奏于是玉英具本托其妹桃英賫奏訟
究有旨命三法司會勘焦氏論斬玉英著錦衣衛選良
才作配焉玉英疏畧云臣年十二遇皇上嗣位偏選才
人府尹以臣應選禮部憫臣孤弱未諳侍御發臣寧家

臣年十六伶仃無倚是以湓形吟詠感諸身心寄諸筆札盖有不得已而為言者柰何毋恩雖廣弗察臣衷但玩詩詞以為外通拿送錦衣衛本官昧審事理誣臣姦淫不孝問擬剮罪臣在獄日久有欺臣孤弱而興不良之心者臣撫膺大慟獄中莫不驚惶臣素不才隣里何無糾舉乃以數句之詩尋風捉影陷臣死罪臣之死固無憾十歲之弟毒藥鴆死肢解埋棄果何罪乎臣毋之罪臣不敢言凱風有詩臣當自責陛下俯察臣情將臣

詩句付有司委勘有無淫姦實情推詳臣父之心盡在不言之表則臣亡父母之靈亦可慰於地下矣其辭亦甚委曲周盡雖載之國史列女傳無媿也查浦輯聞

補會稽王冕北上燕薊縱觀居庸古北之勝主秘書卿達兼善家寫梅花張座間題詩云疎花箇箇團氷雪羌笛吹他不下來見者皆齰舌稗史集傳

補盛啟東在吳時有内使督花鳥于東南常主其家病脹啟東療之而差即至北京遇内使于途曰有太監某患脹無能治者急往安樂堂見之投以藥尋愈太宗游西苑太監病新起步往觀焉太宗遥望見之曰彼人當

死久矣安得復生曰得吳醫盛啟東而生太宗喜曰明日與來啟東方散步長安門外中使傳旨宣吳醫盛啟東乃以平巾入見稱旨遂留之御藥房既而曰汝在朕左右平巾可乎乃授御醫一日與韓叔暘奕于御藥房上猝至不及屏曰誰與棊者對曰臣與韓叔暘問二人孰優曰臣優于叔暘遂命奕于前親觀之連勝者三因命賦詩有曰不材未解神仙著有幸親承聖主觀不數日上賜象牙棋局並詞一闋棊留置院中 震澤紀聞

補京師娼女有高三者自幼美姿容昌平侯楊俊見之屬意因與之狎猶處子也昌平去備北邊數載高閉門謝客天順復辟昌平為石亨所忌譖正統十四年駕陷土木昌平坐視不救為不忠朝廷命斬于市親戚故吏無一往者高獨素服往哭親吮其血仍以絲續其首買棺殮之遂縊而死 寓圃雜記

補京師北城有王翁者年七十餘無子買一妾年甚艾

翁死遺言令改適而妾矢志不移翁瞋即不食日夕號慟卒縊死萬歷間事也燕邱紀聞

補北京殿門前擎天石柱絶高成化間曽粘一帖子于上云秦檜當年陷岳飛至今留得惡名題于今邱濬排王恕聖主應須早見幾　暖姝由筆

補正統中在朝每宴享廷中陳五獸近陛之東西二獸東麒麟身似鹿灰色微有文頸特長侍將二丈望之如植竿其首亦大槩如羊頗醜非所云麕身鳳肩有許文彩也右騶虞亦與傳記所稱不同九朝野記

補明崇禎五年十一月長至羣臣朝畢思陵步至殿前近白石扶闌閱諸王府所進馬拔神駿者四匹畫其狀命閣臣撰名以進其一曰太平騟綠色有紫點其三曰玉龍媒曰吉良乘曰璿臺駿皆白馬也於是閣試以天閑四駿歌為題有老中官云 雅坪散錄

補程篁墩以神童入宮范妃親為之總髻 暖姝由筆

補嘉靖二十三年施藥京師為九凡三十五以治百病俱有湯別以白綾作袋上刻板作印云凝道雷軒施袋中貯銀五分作方片嘉靖錢七枚雷軒朝廷道號也 暖姝由筆

補天順元年五月京城雷電雨雹大風拔木壞室走正

陽門牌于郊外書吉祥之門巨樹皆折石亭定水深數尺京師震恐　古今奇文類紀

補北京正陽門無敢出奕餘皆不禁大明門雖空棺亦不許過各門空棺亦不許舁入　稗史類編

補嘉靖六年六月十九日夜京城雨雹交作次早東江米巷大街南李學等家房上拾有銅錢八十四文一一壁立氣龍中御史張璿具奏錢進入庫　戒菴漫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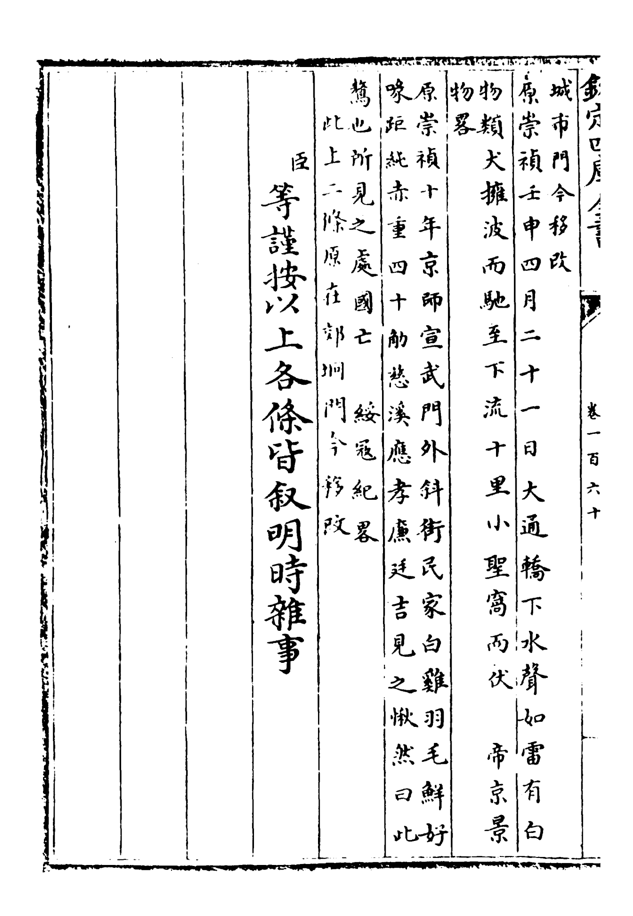
補崇禎十七年正月大學士李建泰請以家財佐軍自往辦賊帝甚喜曰卿若行朕當倣古推轂禮遂以是月二十日以特牲告廟廷授尚方劍諭以二十六日行遣將禮至期車駕登正陽門官軍旗幟自午門外排列至正陽門旌旗金鼓甚盛建泰叩頭帝慰諭再四即賜座列席張宴共一十九席東文臣十三人為三行西武臣六人為一行御席居中酒七行帝親賜建泰酒三杯并以杯賜之復自撰勑御筆親灑龍箋即於門上用寶內臣為建泰掛紅簪花鼓樂導尚方而出　山書

補弘治癸丑五月明時坊白晝有二人入巡警鋪久不出營鋪者疑之推户入視但見衣二領委壁下衣旁各有積血而不見其人 菽園雜記

補隆慶元年清明日京師甚和暖晚間風雪交作寒冽異常次日九門報城外凍死者一百七十八人崇文門下乘輪婦人母子俱死輪中輪夫亦死輪下 戒菴漫筆

補北京柏林寺一僧房有祟山東二舉人會試入京從寺僧假寓僧拒不可强之至夜主僕四人同卧一室二舉人一醉一醒更深牕忽遍開醒者見黑漢七人跳入將醉者舁至牀下二僕皆作魘語天將明仍一一跳出牕外醒者呼醉者語之故答曰吾亦知之但口欲叫不能出聲耳於是起就僧借鋤從牕外掘之得鐵鍋大小七隻急擊碎之鑄成香爐至今存焉 暖姝由筆

補萬歷甲辰厚載門外皇城一帶牆下忽影出城郭山川樹木人物諸狀有鐵騎數百臨城城上皆豎旗幟與畫圖無異移時乃滅 玉芝堂說薈 以上八條原在



城市門今移改

原崇禎壬申四月二十一日大通橋下水聲如雷有白物類犬擁波而馳至下流十里小聖窩而伏　帝京景物畧

原崇禎十年京師宣武門外斜街民家白雞羽毛鮮好喙距純赤重四十觔慈溪應孝廬廷吉見之愀然曰此鴆也所見之處國亡　綏寇紀畧

此上二條原在郊垌門今移改

臣等謹按以上各條皆叙明時雜事

原序

古地志九邱之所述土訓誦訓之所傳不可得而聞矣禹貢于帝都不書疆界其首列兾州僅兩言爾而已見尊京師示王者無外之意此書之體例也商頌稱亳都曰景員惟河景山河大河員言大河之旋繞於山文僅四言而山之高大水之縈迴形勢之雄壯險固俱粲若指掌此立言之法也文王治岐及豐二南所咏多在江沱汝漢之間無一

言及于岐豐王俗者舉遠可以見近也蓋詩書之言約而該其旨微而顯而志有地理為史家者流義取詳覈辭取典贍有不必然者余考自古帝王建都之地多且久莫如關中今則燕京而已關中自漢黄圖外若葛洪薛寘蕭貴之所紀無慮數十家獨唐韋述譔西京記宋宋敏求演之以為長安志十卷最稱淹博若燕淑都於遼歷金元及明迄今七百餘年其名雖燕舊而西自恒山滹沱易水

以屬之邯鄲為趙地西南漳衛為魏及邢衛之境東南自大河附之海為齊接壤葢奄有數國之封畧故其所錄不得不廣而故典缺如蒐輯者尤難之友人秀水朱君竹垞檢討居京師久乃博采經史子集幾千卷及游覽所至所訪聞於遺賢故老者集之為日下舊聞分為一十三門總其卷至四十有二則所謂詳覈而典贍者矣又閒以己意辨論其是非援據精確辭雅義暢前此未有書也葢

自郡國寰宇之有記至元始編為大一統志明踵而修之其所載者天文分野户口賦額山川城郭宫室坊市津梁廟寺陵墓之名數與夫各郡邑之人物土宜亦云記其大凡而已若夫歷代遷徙沿革之不同風俗好尚圖史金石彛器淵沈土埋山銘塚刻之剥蝕殘脱而僅存者人妖物青虞初之所志靈異之所錄禽獸草木詭形殊品非此書不備也誠能仿其例於十三布政司志各配以一書

行之志為之經此為之緯識大識小無羅並收學者一開卷而坐見六合之内窮古今之變豈不甚快惜乎竹垞已老而作者之不易得也是編摭拾止于前代軼事然觀其所述非徒以侈浩博已也其於世運隆替君臣謀議政治民風得失之故瞭然矣法戒之實不在是歟其以翼經而補史之所不及者尤作書之深意不可以無察也慈谿姜宸英譔

余兄弟祇

命允一統志總裁官因得遍閱天下郡邑所上志書其間舛錯漏脫不可勝舉以是知地理之難言若崔後渠之彰德府志康對山之武功縣志志誠未易才也因歎京師古之建國金元以來舊都其沿革徙復歷年滋久不僅立乎所見以指所傳聞矣劉氏帝京景物畧一書漫無考據徒掠取前譌足成已謬流播鄙俗識者病之冀博雅君子起而有作

一洗其繊亡何而余友朱竹垞館丈有日下舊聞之輯甫期月而書具竹垞于書無所不讀其才亦無所不通而尤閎覽能强識長於考據其書名曰舊聞乃其採摭故書於前人本文一字無有損益而注其出處曰某書所謂信以傳信疑以傳疑盖其慎也其間間出已意按斷則有云疑作某者有云當以某為是者有云某書記載與某書不合而不敢定其為孰是者夫亦深疾夫劉氏之專且固

而於考據之功猶謙讓未遑居歎其自序言所鈔羣書凡千六百餘種余伯兄藏書稍多悉出相示其他殘編斷碣搜考殆盡從來著述家所鈔未有若此之富者也而猶欿然不足以皇元建都記北平志諸書不得見為憾甚矣夫著述之不可輕言而地理為尤難也然而讀書愈多則愈以為尠聞寡見而畏後生之嗤點此其所以為不妄作也竹垞之博雅上掩乎康雀筆亦過之京大師衆取多

用弘以視彰德武功所謂諸侯之事不足觀也已

崑山徐元文書

往代都會記載之書莫著于漢之三輔黄圖與西京雜記葛稚川稱其家有劉子駿漢書百本班孟堅鋪叙兩京最為該練盖多資取于子駿也然孟堅亦有不録者稚川集而藏之名曰西京雜記其中事實與班少有異同今所傳且失其半三輔黄圖既不知作者何人又為中興書目崇文總目所

不載程氏以有唐縣名辨其非漢書他如關中洛陽帝都東都諸記與兩京新記京師錄長安志或存或亡乃若金陵記蜀都記江左編建康錄臨安鄴城諸書皆偏安無足取重吳自牧之夢粱錄孟元老之東京夢華錄則又從喪亂後追述舊事尤為瑣屑燕京自遼金元明定都于此宜有紀載而著述無聞往者劉同人有帝京景物畧採取多缺未合大雅論者有盆花盎草之譏予自束髮來京

師凡城市巷陌旗亭茶社無不觀近畿之山川寺觀無不游人家之園圃亭榭與前代之廢館荒臺無不過而問焉每一流憩俯仰低徊動輒忘返嘗思我

朝當暨名文物之盛據天下形勢之雄控制中外遐邇嚮化梯航萬邦時集都下欲著燕京一書垂示永久補前人所未逮顧旅食鮮暇繼復叨直

禁近早夜惕厲足不出重闉者十二年不但不能為此

書視向時登覽遊歷之地且可望而不可即矣歲癸亥與同年友竹垞偕侍直廬每言及此慨焉興嘆彈指五年竹垞日下舊聞之書成詳載山川宫室城市郊垌畿輔邊障户版風俗物産遐收彙集可以資掌故備採覽使有班孟堅者出當必取之為史家之一助也竹垞博極羣書晝則歷郊野摩碑碣問父老斷字危言悉經掌録夕則篝燈散帙馳騁古今務使聞見兩無所憾而後愉快故其書

大無不該細無不析竹垞猶未敢自居于作者曰
吾述舊聞而已竹垞遭際
盛時優游纂紀成不朽之業副在名山視三輔黃圖西
京雜記諸書益又遠勝之矣錢塘高士奇序
秀水朱竹垞以史官入直
南書房既被讁留居都下以京師遼金元明歴代建都
於是不有以紀之慮舊聞之放失也迺采摭羣書
自六經以至百家二氏自國史家集以至海外之

載紀自百千卷以至残碑壊碣斷楮零墨靡不捜
錄成四十有二卷題曰日下舊聞三濡主人方假
歸竹垞飲餞于郊啟篋讀之作而曰猗與偉與紀
述之備其蔑有遺憾也夫竹垞曰否否燕之有春
秋見于墨子幽都之有記有圖經見于隋志幽州
古今人物之有志見于唐書遼有燕北會要金則
疆域有圖元則建都有紀其外著錄有若熊自得
之燕京志劉崧之北平志北平事迹戚不磷郭造

卿之燕史其少者或數卷多或至數百卷是皆燕志也而未之見焉烏得無憾譬諸尋河者不得其源而徒取夫窮瀆細流也主人曰不然水之發源而注乎尾閭也并千七百一川而為河觀河者不期臻乎星宿也納萬川而為海觀海者不期極乎歸墟也子之閱覽既已靡奇不有靡怪不儲豈必盡收坳堂瀾汋之水而注之川乎在昔燕有騶子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

因而推之及海外其言以為九州之類名曰赤縣赤縣之畿從冀州而起今之京師亦陶唐氏之冀方也竹垞綱羅舊聞既始于此試推而及于九州之廣合成一書不亦大愉快事也哉觴酒既行悽悽而别因書其言以為序丹徒張鵬

昔漢婁敬言形勢首關中次三齊而他不與焉金源梁襄則以燕為京都之選首其地左滄海右大行後倚關塞南面而臨區夏壯哉度越東西秦遠

矣歷年既久市廛古跡漸多游京師者尋覽名勝發為歌詩匪掌故奚由哉朱子竹垞博極經史述而不作輯為日下舊聞聞者閧之于昔也非一人獨撰之書也乃廣其義例首星土世統次形勝次宮室次城市次郊坰京畿僑治附焉又次邊障戶版風俗物産而終之以雜綴及石鼓考共四十二卷上自軒轅下迄明季所采輯經史與稗官家言計千六百有奇其經緯宏遠備矣後有作者蔑以

加矣曩歲在已未

上台海内文學之士試闕下時予承乏政府讀竹垞卷

嘆為奇絶同時五十人皆拔置

禁林而竹垞獨供奉

内庭未幾罷去乃僦居古藤書屋風雨一編青燈永夕

人見其蕭然闔户疑有牢愁覊旅之思不知其搜

捨舊聞訂訛辨誤與古人角勝于楮墨間也竹垞

在翰苑著有瀛洲道古錄一書宜并出問世使官

詞林者知職守之所在累朝禮下之典亦與有助焉予退處田間老而彌學得此二編以送餘年庶幾京師舊游歷歷在目亦可以消玉堂天上之感也已益都馮溥序

朱彝尊自序

今之京師范鎮以為地博大以爽塏繩直砥平梁

襄則謂北倚山險南壓區夏王業根本京都之選

首粤自軒轅氏邑于涿鹿之阿周以薊封其後北

燕都之慕容燕又都之迨至遼曰南京金曰中都

元曰大都明曰北京

皇朝因之以統萬國宫殿井邑之繁麗倉廪府庫之充

實詩所云四方之極者也考唐之幽州其址半在

新城之西金展其南元拓其東北洎徐武寧定北平毁故都城縮而小之以昊天憫忠延壽竹林仙露諸寺皆限於城外則其所毁不獨光熙安貞二門而已及嘉靖築新城之數寺者復圍于郭内而梁園以左南極於魏村東至於神木之廠則又曩郊外之地也若夫元之宫闕以地度之當在今安定門北明初即南城故宫以建燕邸而非因大都之舊蓋宫室城市基凡數易至琳宫梵舍之建置

沿其舊者十一更額者十九故老淪亡遺書散佚歷年愈久陳跡愈不可得而尋矣彝尊謫居無事捃拾載籍及金石遺文會粹之分一十三門曰星土曰世紀曰形勢曰宮室曰城市曰郊坰曰京畿曰僑治曰邊障曰戶版曰風俗曰物產曰雜綴而以石鼓考終焉合四十有二卷刑部尚書崑山徐公見之謂其可傳乃捐資俾鋟木計草創於丙寅之夏錄成於丁卯之秋開雕于冬迄戊辰九月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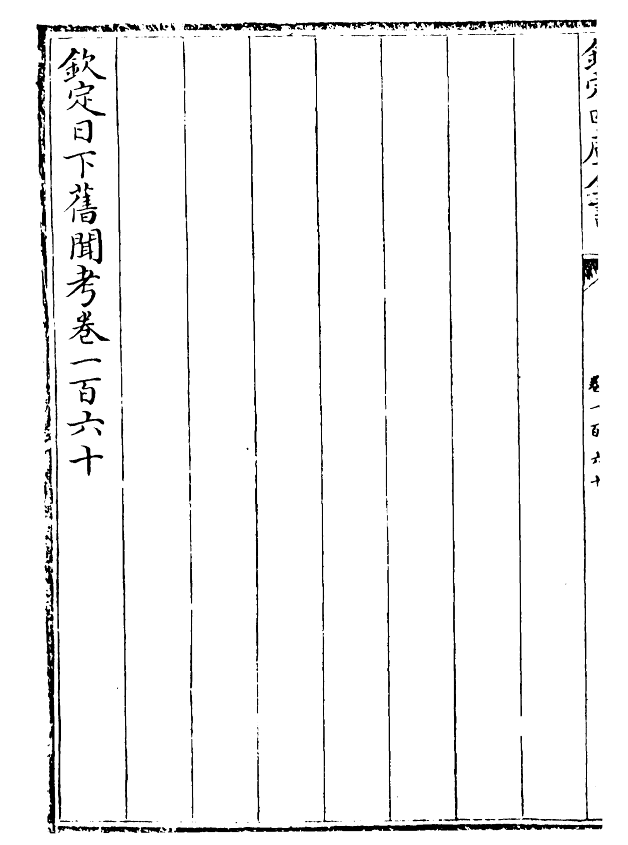
跋中間滲漏隨覽隨悔復命兒子昆田以剩義補其闕遺附於各卷之末所抄羣書凡千四百餘種慮觀者莫究其始必分注於下非以侈摭采之博也昔衛正叔嘗纂禮記集說矣其言病世儒勦取前人之說以為已出而曰他人著書惟恐不出于已予此編惟恐不出于人彝尊不敏竊取正叔之義至旁及稗官小說百家二氏之書或有未足盡信者世之君子毋以擇焉不精罪我斯幸矣

原跋

記十三四時先君對客譚京華舊事徵據昇平文獻合之覽覩亹亹盡織悉原嘗侍左右蒙稚無識不及筆注斯語荏苒歲月積久遺忘時歲乙丑天下貢士入成均原亦在選中蹋屩都下約畧前聞都不省記間能追憶一二則三十年來風景視昔又復小異矣比數從秀水朱先生遊先生方鍵戶著述薈萃京邑典故勒成一書名曰日下舊聞時

從座上抽覽一二幀則向日緒言顯顯在目如覺思夢忽得故處灑然心快先生自罷供奉歸屋宣武門外目夕坐卧一室藤牀竹几架上藏書萬軸圍列左右先生目不停披手不絶書又時時延訪遺老質問逸事或摹拓殘碑碣攀崖附澗側足重繭不憚困凡閱書一千三百餘種再歷寒暑而書成總四十二卷其采輯考辨可謂勤且瘁矣原學文於先生嘗聞為學由博而入歸諸潔淨精微乃

臻極至基始之難莫如考據若夫論世辨物必要
諸瑣屑不如是不能極其情狀識其歸趣爾矣是
書之輯雖止考據之一端然傳諸學者殆亦博文
之別流掌故之小乘也原喜覩其成承先生命遂
述數語於後青浦王原謹書



欽定日下舊聞考卷一百六十